译美文



新月集·飞鸟集

Crescent Moon Stray Birds

〔印〕泰戈尔 著

郑振铎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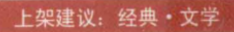
天津人民出版社

每天读一句泰戈尔的诗，可以让我忘却世上一切苦痛。

——叶芝

泰戈尔这本书，成书已有92年，现在读来，仍像是壮丽的日出。诗中散发的哲思，有如醍醐灌顶，令人茅塞顿开。不收藏这本书，很可惜。

——李敖





责任编辑　李力夫
装帧设计　汤　磊

定价：22.00元

译美文





[印] 泰戈尔 著
郑振铎 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月集·飞鸟集/（印）泰戈尔（Tagore,R.）著；郑振铎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4
（译美文）
ISBN 978-7-201-06794-0

Ⅰ.①新… Ⅱ.①泰… ②郑… Ⅲ.①诗歌—作品集—印度—现代 Ⅳ.①I35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02660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
天津金彩美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880×1230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插页
字数：130千字
定 价：22.00元

目　录

新 月 集



我愿我能在我孩子自己的世界的中心，占一角清净地。

我知道有星星同他说话，天空也在他面前垂下，用它呆呆的云朵和彩虹来娱悦他。

译者自序

我对于泰戈尔(R. Tagore)的诗最初发生浓厚的兴趣，是在第一次读《新月集》的时候。那时离现在将近五年，许地山君坐在我家的客厅里，长发垂到两肩，很神秘地在黄昏的微光中，对我谈到泰戈尔的事。他说：他在缅甸时，看到泰戈尔的画像，又听人讲到他，便买了他的诗集来读。过了几天，我到许地山君的宿舍里去。他说："我拿一本泰戈尔的诗选送给你。"他便到书架上去找那本诗集。我立在窗前，四围静悄悄的，只有水池中喷泉的潺潺的声音。我静静地等候读那本美丽的书。他不久便从书架上取下很小的一本绿纸面的书来。他说："这是一个日本人选的泰戈尔诗，你先拿去看看。泰戈尔不久前曾到过日本。"我坐了车回家，在归程中，借着新月与市灯的微光，约略地把它翻看了一遍。最使我喜欢的是其中所选的几首《新月集》的诗。那一夜，在灯下又看了一次。第二天，地山见我时，问道："你最喜欢哪几首？"我说："《新月集》的几首。"他隔了几天，又拿了一本很美丽的书给我，他说："这就是《新月集》。"从那时后，《新月集》便常在我的书桌上。直到现在，我还时时把它翻开来读。

我译《新月集》，也是受地山君的鼓励。有一天，他把他所译的《吉檀迦利》的几首诗给我看，都是用古文译的。我说："译得很好，但似乎太古奥了。"他说："这一类的诗，应该用这个古奥的文体译。至于《新月集》，却又须用新妍流露的文字译。我想译

《吉檀迦利》,你为何不译《新月集》呢?”于是我与他约,我们同时动手译这两部书。此后二年中,他的《吉檀迦利》固未译成,我的《新月集》也时译时辍。直至《小说月报》改革后,我才把自己所译的《新月集》在它上面发表了几首。地山译的《吉檀迦利》却始终没有再译下去。已译的几首也始终不肯拿出来发表。后来王独清君译的《新月集》也出版了,我更懒得把自己的译下去。许多朋友却时时催我把这个工作做完。他们都说,王君的译文太不容易懂了,似乎有再译的必要。那时我正有选译泰戈尔诗的计划,便一方面把旧译的稿整理一下,一方面参考了王君的译文,又新译了八九首出来,结果便成了现在的这个译本。原集里还有九首诗,因为我不大喜欢它们,所以没有译出来①。

我喜欢《新月集》,如我之喜欢安徒生的童话。安徒生的文字美丽而富有诗趣,他有一种不可测的魔力,能把我们从忙扰的人世间带到美丽和平的花的世界、虫的世界、人鱼的世界里去;能使我们忘了一切艰苦的境遇,随了他走进有静的方池的绿水、有美的挂在黄昏的天空的雨后弧虹等等的天国里去。《新月集》也具有这种不可测的魔力。它把我们从怀疑贪望的成人的世界,带到秀嫩天真的儿童的新月之国里去。我们忙着费时间在计算数字,它却能使我们重又回到坐在泥土里以枯枝断梗为戏的时代;我们忙着入海采珠,掘山寻金,它却能使我们在心里重温着在海滨以贝壳为餐具,以落叶为舟,以绿草的露点为圆珠的儿童的梦。总之,我们只要一翻开它来,便立刻如得到两只有魔

① 这次出版的《新月集》,是增补完备的全译本。
——编者注。

术的翼膀，可以使自己从现实的苦闷的境地里飞翔到美静天真的儿童国里去。

有许多人以为《新月集》是一部写给儿童看的书。这是他们受了广告上附注的“儿歌”(Child Poems)二字的暗示的缘故。实际上，《新月集》虽然未尝没有几首儿童可以看得懂的诗歌，而泰戈尔之写这些诗，却决非为儿童而作的。它并不是一部写给儿童读的诗歌集，乃是一部叙述儿童心理、儿童生活的最好的诗歌集。这正如俄国许多民众小说家所作的民众小说，并不是为民众而作，而是写民众的生活的作品一样。我们如果认清了这一点，便不会无端的引起什么怀疑与什么争论了。

我的译文自己很不满意，但似乎还很忠实，且不至看不懂。

读者的一切指教，我都欢迎地承受。

我最后应该向许地山君表示谢意。他除了鼓励我以外，在这个译本写好时，还曾为我校读了一次。

郑振铎　十二，八，二十二。

再版自序

《新月集》译本出版后，曾承几位朋友批评，这是我要对他们表白十二分的谢意的。现在乘再版的机会，把第一版中所有错误，就所能觉察到的，改正一下。读者诸君及朋友们如果更有所发现，希望他们能够告诉我，俾得于第三版时再校正。

郑振铎　十三，三，二十。

家　庭

我独自在横跨过田地的路上走着。夕阳像一个守财奴似的，正藏起它的最后的金子。

白昼更加深沉地没入黑暗之中。那已经收割了的孤寂的田地，默默地躺在那里。

天空里突然升起了一个男孩子的尖锐的歌声。他穿过看不见的黑暗，留下他的歌声的辙痕跨过黄昏的静谧。

他的乡村的家坐落在荒凉的土地的边上，在甘蔗田的后面，躲藏在香蕉树、瘦长的槟榔树、椰子树和深绿色的贾克果树的阴影里。

我在星光下独自走着的路上停留了一会儿。我看见黑沉沉的大地展开在我的面前，用她的手臂拥抱着无量数的家庭。在那些家庭里有着摇篮和床铺，母亲们的心和夜晚的灯，还有年轻轻的生命。他们满心欢乐，却浑然不知这样的欢乐对于世界的价值。



孩子知道各式各样的聪明话，虽然世间的人很少懂得这些话的意义。

孩童之道

只要孩子愿意,他此刻便可飞上天去。

他所以不离开我们,并不是没有原故。

他爱把他的头倚在妈妈的胸间,他即使是一刻不见她,也是不行的。

孩子知道各式各样的聪明话,虽然世间的人很少懂得这些话的意义。

他所以永不想说,并不是没有原故。

他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学习从妈妈的嘴唇里说出来的话。那就是他所以看来这样天真的原故。

孩子有成堆的黄金与珠子,但他到这个世界上来,却像一个乞丐。

他所以这样假装了来,并不是没有原故。

这个可爱的小小的裸着身体的乞丐,所以假装着完全无助的样子,便是想要乞求妈妈的爱的财富。

孩子在纤小的新月的世界里,是一切束缚都没有的。

他所以放弃了他的自由,并不是没有原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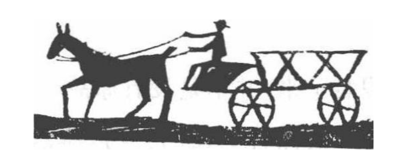
他知道有无穷的快乐藏在妈妈的心的小小一隅里,被妈妈

亲爱的手臂拥抱着，其甜美远胜过自由。

孩子永不知道如何哭泣。他所住的是完全的乐土。

他所以要流泪，并不是没有原故。

虽然他用了可爱的脸儿上的微笑，引逗得他妈妈的热切的心向着他，然而他的因为细故而发的小小的哭声，却编成了怜与爱的双重约束的带子。



不被注意的花饰

呵，谁给那件小外衫染上颜色的，我的孩子？谁使你的温软的肢体穿上那件红色小外衫的？

你在早晨就跑出来到天井里玩儿，你，跑着就像摇摇欲跌似的。

但是谁给那件小外衫染上颜色的，我的孩子？

什么事叫你大笑起来的，我的小小的命芽儿？

妈妈站在门边，微笑地望着你。

她拍着双手，她的手镯叮当地响着；你手里拿着你的竹竿儿在跳舞，活像一个小小的牧童儿。

但是什么事叫你大笑起来的，我的小小的命芽儿？

喔，乞丐，你双手攀搂住妈妈的头颈，要乞讨些什么？

喔，贪得无厌的心，要我把整个世界从天上摘下来，像摘一个果子似地，把它放在你的一双小小的玫瑰色的手掌上么？

喔，乞丐，你要乞讨些什么？

风高兴地带走了你踝铃的叮当。

太阳微笑着，望着你的打扮。

当你睡在你妈妈的臂弯里时，天空在上面望着你，而早晨蹑

手蹑脚地走到你的床跟前，吻着你的双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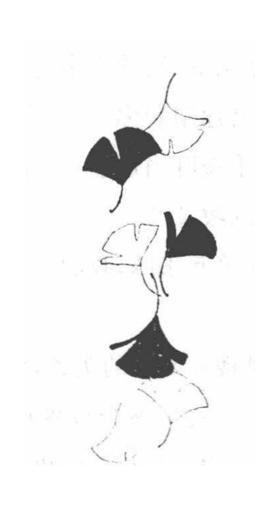
风高兴地带走了你踝铃的叮当。

仙乡里的梦婆飞过朦胧的天空，向你飞来。

在你妈妈的心头上，那世界母亲，正和你坐在一块儿。

他，向星星奏乐的人，正拿着他的横笛，站在你的窗边。

仙乡里的梦婆飞过朦胧的天空，向你飞来。



偷睡眠者

谁从孩子的眼里把睡眠偷了去呢?我一定要知道。

妈妈把她的水罐挟在腰间,走到近村汲水去了。

这是正午的时候。孩子们游戏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池中的鸭子沉默无声。

牧童躺在榕树的荫下睡着了。

白鹤庄重而安静地立在芒果树边的泥泽里。

就在这个时候,偷睡眠者跑来从孩子的两眼里捉住睡眠,便飞去了。

当妈妈回来时,她看见孩子四肢着地地在屋里爬着。

谁从孩子的眼里把睡眠偷了去呢?我一定要知道。我一定要找到她,把她锁起来。

我一定要向那个黑洞里张望。在这个洞里,有一道小泉从圆的和有皱纹的石上滴下来。

我一定要到醉花①林中的沉寂的树影里搜寻。在这林中,鸽子在它们住的地方咕咕地叫着,仙女的脚环在繁星满天的静夜里叮当地响着。

我要在黄昏时,向静静的萧萧的竹林里窥望。在这林中,萤

---

① 醉花,印度传说:美女口中吐出香液,此花始开。

火虫闪闪地耗费它们的光明，只要遇见一个人，我便要问他，“谁能告诉我偷睡眠者住在什么地方？”

谁从孩子的眼里把睡眠偷了去呢？我一定要知道。

只要我能捉住她，怕不会给她一顿好教训！

我要闯入她的巢穴，看她把所有偷来的睡眠藏在什么地方。

我要把它都夺了来，带回家去。

我要把她的双翼缚得紧紧的，把她放在河边，然后叫她拿一根芦苇，在灯心草和睡莲间钓鱼为戏。

当黄昏，街上已经收了市，村里的孩子们都坐在妈妈的膝上时，夜鸟便会讥笑地在她耳边说：

“你现在还想偷谁的睡眠呢？”

开　始

“我是从哪儿来的？你，在哪儿把我捡起来的?”孩子问他的妈妈说。

她把孩子紧紧地搂在胸前，半哭半笑地答道——

“你曾被我当作心愿藏在我的心里，我的宝贝。

“你曾存在于我孩童时代玩的泥娃娃身上；每天早晨我用泥土塑造我的神像，那时我反复地塑了又捏碎了的就是你。

“你曾和我们的家庭守护神一同受到祀奉，我崇拜家神时也就崇拜了你。

“你曾活在我所有的希望和爱情里，活在我的生命里，我母亲的生命里。

“在主宰着我们家庭的不死的精灵的膝上，你已经被抚育了好多代了。

“当我做女孩子的时候，我的心的花瓣儿张开，你就像一股花香似的散发出来。

“你的软软的温柔，在我青春的肢体上开花了，像太阳出来之前的天空里的一片曙光。

“上天的第一宠儿，晨曦的孪生兄弟，你从世界的生命的溪流浮泛而下，终于停泊在我的心头。

“当我凝视你的脸蛋儿的时候，神秘之感湮没了我；你这属于一切人的，竟成了我的。

“为了怕失掉你，我把你紧紧地搂在胸前。是什么魔术把这世界的宝贝引到我这双纤小的手臂里来的呢？”

孩子的世界

我愿我能在我孩子自己的世界的中心，占一角清净地。

我知道有星星同他说话，天空也在他面前垂下，用它呆呆的云朵和彩虹来娱悦他。

那些大家以为他是哑的人，那些看去像是永不会走动的人，都带了他们的故事，捧了满装着五颜六色的玩具的盘子，匍匐地来到他的窗前。

我愿我能在横过孩子心中的道路上游行，解脱了一切的束缚；

在那儿，使者奉了无所谓的使命奔走于无史的诸王的王国间；

在那儿，理智以它的法律造为纸鸢而飞放，真理也使事实从桎梏中自由了。

责 备

为什么你眼里有了眼泪，我的孩子？

他们真是可怕，常常无谓地责备你！

你写字时墨水玷污了你的手和脸——这就是他们所以骂你龌龊的原故么？

呵，呸！他们也敢因为圆圆的月儿用墨水涂了脸，便骂它龌龊么？

他们总要为了每一件小事去责备你，我的孩子。他们总是无谓地寻人错处。

你游戏时扯破了衣服——这就是他们说你不整洁的原故？

呵，呸！秋之晨从它的破碎的云衣中露出微笑，那末，他们要叫它什么呢？

他们对你说什么话，尽管可以不去理睬他，我的孩子。

他们把你做错的事长长地记了一笔账。

谁都知道你是十分喜欢糖果的——这就是他们所以称你做贪婪的原故么？

呵，呸！我们是喜欢你的，那末他们要叫我们什么呢？

审判官

你想说他什么尽管说罢，但是我知道我孩子的短处。

我爱他并不因为他好，只是因为他是我的小小的孩子。

你如果把他的好处与坏处两两相权，你怎会知道他是如何地可爱呢？

当我必须责罚他的时候，他更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了。

当我使他的眼泪流出时，我的心也和他同哭了。

只有我才有权去骂他，去责备他；因为只有热爱人的人才可以惩戒人。

玩　具

孩子，你真是快活呀！一早晨坐在泥土里，耍着折下来的小树枝儿。

我微笑着看你在那里耍弄那根折下来的小树枝儿。

我正忙着算账，一小时一小时在那里加叠数字。

也许你在看我，心想："这种好没趣的游戏，竟把你一早晨的好时间浪费掉了！"

孩子，我忘了聚精会神玩耍树枝与泥饼的方法了。

我寻求贵重的玩具，收集金块与银块。

你呢，无论找到什么便去做你的快乐的游戏；我呢，却把我的时间与力气都浪费在那些我永不能得到的东西上。

我在我的脆薄的独木船里挣扎着，要航过欲望之海，竟忘了我也是在那里做游戏了。

天文家

我不过说:“当傍晚圆圆的满月挂在迦昙波[1]的枝头时,有人能去捉住它么?”

哥哥却对我笑道:“孩子呀,你真是我所见到的顶顶傻的孩子。月亮离我们这样远,谁能去捉住它呢?”

我说:“哥哥,你真傻!当妈妈向窗外探望,微笑着往下看我们游戏时,你也能说她远么?”

哥哥还是说:“你这个傻孩子!但是,孩子,你到哪里去找一个大得能逮住月亮的网呢?”

我说:“你自然可以用双手去捉住它呀。”

但哥哥还是笑着说:“你真是我所见到的顶顶傻的孩子!如果月亮走近了,你便知道它是多么大了。”

我说:“哥哥,你们学校里所教的,真是没有用呀!当妈妈低下脸儿跟我们亲嘴时,她的脸看来也是很大的么?”

但哥哥还是说:“你真是一个傻孩子。”

---

① 迦昙波:意译“白花”,即昙花。

云与波

妈妈，住在云端的人对我唤道——

“我们从醒的时候游戏到白日终止。

“我们与黄金色的曙光游戏，我们与银白色的月亮游戏。”

我问道：“但是，我怎么能够上你那里去呢？”

他们答道：“你到地球的边上来，举手向天，就可以被接到云端里来了。”

“我妈妈在家里等我呢，”我说，“我怎么能离开她而来呢？”

于是他们微笑着浮游而去。

但是我知道一件比这更好的游戏，妈妈。

我做云，你做月亮。

我用两只手遮盖你，我们的屋顶就是青碧的天空。

住在波浪上的人对我唤道——

“我们从早晨唱歌到晚上；我们前进又前进地旅行，也不知我们所经过的是什么地方。”

我问道：“但是，我怎么才能加入你们的队伍呢？”

他们告诉我说：“来到岸旁，站在那里，紧闭你的两眼，你就被带到波浪上来了。”

我说：“傍晚的时候，我妈妈常要我在家里——我怎么能离开她而去呢？”

于是他们微笑着，跳舞着奔流过去。

但是我知道一件比这更好的游戏。

我是波浪，你是陌生的岸。

我奔流而进，进，进，笑哈哈地撞碎在你的膝上。

世界上就没有一个人会知道我们俩在什么地方。

金色花

假如我变了一朵金色花[①]，为了好玩，长在树的高枝上，笑嘻嘻地在空中摇摆，又在新叶上跳舞，妈妈，你会认识我么？

你要是叫道："孩子，你在哪里呀？"我暗暗地在那里匿笑，却一声儿不响。

我要悄悄地开放花瓣儿，看着你工作。

当你沐浴后，湿发披在两肩，穿过金色花的林荫，走到做祷告的小庭院时，你会嗅到这花香，却不知道这香气是从我身上来的。

当你吃过午饭，坐在窗前读《罗摩衍那》[②]，那棵树的阴影落在你的头发与膝上时，我便要将我小小的影子投在你的书页上，正投在你所读的地方。

但是你会猜得出这就是你孩子的小小影子么？

当你黄昏时拿了灯到牛棚里去，我便要突然地再落到地上来，又成了你的孩子，求你讲故事给我听。

"你到哪里去了，你这坏孩子？"

"我不告诉你，妈妈。"这就是你同我那时所要说的话了。

---

① 金色花为印度圣树，木兰花属植物，开金黄色碎花。译名亦作"瞻波伽"或"占波"。

② 印度的一部叙事诗，相传系第五世纪 Valmiki 所作。全诗二万四千章，分为七卷。

仙人世界

如果人们知道了我的国王的宫殿在哪里，它就会消失在空气中的。

墙壁是白色的银，屋顶是耀眼的黄金。

皇后住在有七个庭院的宫苑里；她戴的一串珠宝，值得整整七个王国的全部财富。

不过，让我悄悄地告诉你，妈妈，我的国王的宫殿究竟在哪里。

它就在我们阳台的角上，在那栽着杜尔茜花的花盆放着的地方。

公主躺在远远的、隔着七个不可逾越的重洋的那一岸沉睡着。

除了我自己，世界上便没有人能够找到她。

她臂上有镯子，她耳上挂着珍珠，她的头发拖到地板上。

当我用我的魔杖点触她的时候，她就会醒过来；而当她微笑时，珠玉将会从她唇边落下来。

不过，让我在你的耳朵边悄悄地告诉你，妈妈，她就住在我们阳台的角上，在那栽着杜尔茜花的花盆放着的地方。

当你要到河里洗澡的时候，你走上屋顶的那座阳台来吧。

我就坐在墙的阴影所聚会的一个角落里。

我只让小猫儿跟我在一起，因为它知道那故事里的理发匠到底住在哪里。

他住的地方，就在阳台的角上，在那栽着杜尔茜花的花盆放着的地方。

流放的地方

妈妈，天空上的光成了灰色了；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我玩得怪没劲儿的，所以到你这里来了。这是星期六，是我们的休息日。

放下你的活计，妈妈，坐在靠窗的一边，告诉我童话里的特潘塔沙漠在什么地方？

雨的影子遮掩了整个白天。

凶猛的电光用它的爪子抓着天空。

当乌云在轰轰地响着，天打着雷的时候，我总爱心里带着恐惧爬伏到你的身上。

当大雨倾泻在竹叶子上好几个钟头，而我们的窗户为狂风震得格格发响的时候，我就爱独自和你坐在屋里，妈妈，听你讲童话里的特潘塔沙漠的故事。

它在哪里，妈妈？在哪一个海洋的岸上？在哪些个山峰的脚下？在哪一个国王的国土里？

田地上没有此疆彼壤的界石，也没有村人在黄昏时走回家的或妇人在树林里捡拾枯枝而捆载到市场上去的道路。沙地上只有一小块一小块的黄色草地，只有一株树，就是那一对聪明的老鸟儿在那里做窝的，那个地方就是特潘塔沙漠。

我能够想象得到，就在这样一个乌云密布的日子，国王的年

轻的儿子，怎样独自骑着一匹灰色马，走过这个沙漠，去寻找那被囚禁在不可知的重洋之外的巨人宫里的公主。

当雨雾在遥远的天空下降，电光像一阵突然发作的痛楚的痉挛似的闪射的时候，他可记得他的不幸的母亲，为国王所弃，正在打扫牛棚，眼里流着眼泪。当他骑马走过童话里的特潘塔沙漠的时候？

看，妈妈，一天还没有完，天色就差不多黑了，那边村庄的路上没有什么旅客了。

牧童早就从牧场上回家了，人们都已从田地里回来，坐在他们草屋檐下的草席上，眼望着阴沉的云块。

妈妈，我把我所有的书本都放在书架上了——不要叫我现在做功课。

当我长大了，大得像爸爸一样的时候，我将会学到必须学到的东西的。

但是，今天你可得告诉我，妈妈，童话里的特潘塔沙漠在什么地方？

雨　天

乌云很快地集拢在森林的黝黑的边缘上。

孩子，不要出去呀！

湖边的一行棕树，向暝暗的天空撞着头；羽毛零乱的乌鸦，静悄悄地栖在罗望子树的枝上。河的东岸正被乌沉沉的暝色所侵袭。

我们的牛系在篱上，高声鸣叫。

孩子，在这里等着，等我先把牛牵进牛棚里去。

许多人都挤在池水泛溢的田间，捉那从泛溢的池中逃出来的鱼儿。雨水成了小河，流过狭弄，好像一个嬉笑的孩子从他妈妈那里跑开，故意要恼她一样。

听呀，有人在浅滩上喊船夫呢。

孩子，天色暝暗了，渡头的摆渡已经停了。

天空好像是在滂沱的雨上快跑着；河里的水喧叫而且暴躁；妇人们早已拿着汲满了水的水罐，从恒河畔匆匆地回家了。

夜里用的灯，一定要预备好。

孩子，不要出去呀！

到市场去的大道已没有人走，到河边去的小路又很滑。风在竹林里咆哮着，挣扎着，好像一只落在网中的野兽。

纸　船

我每天把纸船一个个放在急流的溪中。

我用大黑字把我的名字和我住的村名写在纸船上。

我希望住在异地的人会得到这纸船，知道我是谁。

我把园中长的秀利花载在我的小船上，希望这些黎明开的花能在夜里被平平安安地带到岸上。

我把我的纸船投到水里，仰望天空，看见小朵的云正张着满鼓着风的白帆。

我不知道天上有我的什么游伴把这些船放下来同我的船比赛！

夜来了，我的脸埋在手臂里，梦见我的纸船在子夜的星光下缓缓地浮泛向前。

睡仙坐在船里，带着满载着梦的篮子。

水　手

船夫曼特胡的船只停泊在拉琪根琪码头。

这只船无用地装载着黄麻，无所事事地停泊在那里已经好久了。

只要他肯把他的船借给我，我就给它安装一百只桨，扬起五个或六个或七个布帆来。

我决不把它驾驶到愚蠢的市场上去。

我将航行遍仙人世界里的七个大海和十三条河道。

但是，妈妈，你不会躲在角落里为我哭泣。

我不会像罗摩犍陀罗①似的，到森林中去，一去十四年才回来。

我将成为故事中的王子，把我的船装满了我所喜欢的东西。

我将带我的朋友阿细和我作伴。我们要快快乐乐地航行于仙人世界里的七个大海和十三条河道。

我将在绝早的晨光里张帆航行。

中午，你正在池塘里洗澡的时候，我们将在一个陌生的国王的国土上了。

我们将经过特浦尼浅滩，把特潘塔沙漠抛落在我们的后边。

---

① 罗摩犍陀罗即罗摩。他是印度叙事诗《罗摩衍那》中的主角。为了尊重父亲的诺言和维持弟兄间的友爱，他抛弃了继承王位的权利，和妻子悉多在森林中被放逐了十四年。

当我们回来的时候，天色快黑了，我将告诉你我们所见到的一切。

我将越过仙人世界里的七个大海和十三条河道。

对　岸

我渴想到河的对岸去。

在那边，好些船只一行儿系在竹竿上；

人们在早晨乘船渡过那边去，肩上扛着犁头，去耕耘他们的远处的田；

在那边，牧人使他们鸣叫着的牛游泳到河旁的牧场去；

黄昏的时候，他们都回家了，只留下豺狼在这满长着野草的岛上哀叫。

妈妈，如果你不在意，我长大的时候，要做这渡船的船夫。

据说有好些古怪的池塘藏在这个高岸之后。

雨过去了，一群一群的野鹜飞到那里去。茂盛的芦苇在岸边四围生长，水鸟在那里生蛋；

竹鸡带着跳舞的尾巴，将它们细小的足印印在洁净的软泥上；

黄昏的时候，长草顶着白花，邀月光在长草的波浪上浮游。

妈妈，如果你不在意，我长大的时候，要做这渡船的船夫。

我要自此岸至彼岸，渡过来，渡过去，所有村中正在那儿沐浴的男孩女孩，都要诧异地望着我。

太阳升到中天，早晨变为正午了，我将跑到你那里去，说道：

“妈妈，我饿了！”

一天完了，影子俯伏在树底下，我便要在黄昏中回家来。

我将永不像爸爸那样，离开你到城里去作事。

妈妈，如果你不在意，我长大的时候，要做这渡船的船夫。

花的学校

当雷云在天上轰响，六月的阵雨落下的时候，

润湿的东风走过荒野，在竹林中吹着口笛。

于是一群一群的花从无人知道的地方突然跑出来，在绿草上狂欢地跳着舞。

妈妈，我真的觉得那群花朵是在地下的学校里上学。

它们关了门做功课。如果它们想在散学以前出来游戏，它们的老师是要罚它们站壁角的。

雨一来，它们便放假了。

树枝在林中互相碰触着，绿叶在狂风里萧萧地响，雷云拍着大手。这时花孩子们便穿了紫的、黄的、白的衣裳，冲了出来。

你可知道，妈妈，它们的家是在天上，在星星所住的地方。

你没有看见它们怎样地急着要到那儿去么？你不知道它们为什么那样急急忙忙么？

我自然能够猜得出它们是对谁扬起双臂来：它们也有它们的妈妈，就像我有我自己的妈妈一样。



润湿的东风走过荒野，

在竹林中吹着口笛。

商人

妈妈，让我们想象，你待在家里，我到异邦去旅行。

再想象，我的船已经装得满满地，在码头上等候启碇了。

现在，妈妈，你想一想告诉我，回来时我要带些什么给你。

妈妈，你要一堆一堆的黄金么？

在金河的两岸，田野里全是金色的稻实。

在林荫的路上，金色花也一朵一朵地落在地上。

我要为你把它们全都收拾起来，放在好几百个篮子里。

妈妈，你要秋天的雨点一般大的珍珠么？

我要渡海到珍珠的岸上去。

那个地方，在清晨的曙光里，珠子在草地的野花上颤动，珠子落在绿草上，珠子被汹狂的海浪一大把一大把地撒在沙滩上。

我的哥哥呢，我要送他一对有翼的马，会在云端飞翔的。

爸爸呢，我要带一支有魔力的笔给他，他还没有感觉到，笔就写出字来了。

你呢，妈妈，我要把值七个王国的首饰箱和珠宝送给你。

同情

如果我只是一只小狗，而不是你的小孩，亲爱的妈妈，当我想吃你盘里的东西时，你要向我说"不"么？

你要赶开我，对我说道："滚开，你这淘气的小狗"么？

那末，走罢，妈妈，走罢！当你叫唤我的时候，我就永不到你那里去，也永不要你再喂我吃东西了。

如果我只是一只绿色的小鹦鹉，而不是你的小孩，亲爱的妈妈，你要把我紧紧的锁住，怕我飞走么？

你要对我指指点点地说道："怎样的一只不知感恩的贱鸟呀！整日整夜地尽在咬它的链子"么？

那末，走罢，妈妈，走罢！我要跑到树林里去；我就永不再让你将我抱在你的臂里了。

职业

早晨，钟敲十下的时候，我沿着我们的小巷到学校去。

每天我都遇见那个小贩，他叫道："镯子呀，亮晶晶的镯子！"

他没有什么事情急着要做，他没有哪条街道一定要走，他没有什么地方一定要去，他没有什么规定的时间一定要回家。

我愿意我是一个小贩，在街上过日子，叫着："镯子呀，亮晶晶的镯子！"

下午四点钟，我从学校里回家。

从一家门口，我看见一个园丁在那里掘地。

他用他的锄子，要怎么掘，便怎么掘，他被尘土污了衣裳。如果他被太阳晒黑了或是身上被打湿了，都没有人骂他。

我愿意我是一个园丁，在花园里掘地，谁也不来阻止我。

天色刚黑，妈妈就送我上床。

从开着的窗口，我看见更夫走来走去。

小巷又黑又冷清，路灯立在那里，像一个头上生着一只红眼睛的巨人。

更夫摇着他的提灯，跟他身边的影子一起走着，他一生一次都没有上床去过。

我愿意我是一个更夫，整夜在街上走，提了灯去追逐影子。

长者

妈妈，你的孩子真傻！她是那末可笑地不懂事！

她不知道路灯和星星的区别。

当我们玩着把小石子当食物的游戏时，她便以为它们真是吃的东西，竟想放进嘴里去。

当我翻开一本书，放在她面前，要她读 a，b，c 时，她却用手把书页撕了，无端快活地叫起来；你的孩子就是这样做功课的。

当我生气地对她摇头，骂她，说她顽皮时，她却哈哈大笑，以为很有趣。

谁都知道爸爸不在家。但是，如果我在游戏时高叫一声“爸爸”，她便要高兴地四面张望，以为爸爸真是近在身边。

当我把洗衣人带来的运载衣服回去的驴子当做学生，并且警告她说，我是老师时，她却无缘无故地乱叫起我哥哥来。

你的孩子要捉月亮。她是这样的可笑；她把格尼许①唤作琪奴许。

妈妈，你的孩子真傻，她是那么可笑地不懂事！

---

① 格尼许是印度的一个普通名字，也是象头神之名。

小大人

我人很小，因为我是一个小孩子。到了我像爸爸一样年纪时，便要变大了。

我的先生要是走来说道："时候晚了，把你的石板、你的书拿来。"

我便要告诉他道："你不知道我已经同爸爸一样大了么？我决不再学什么功课了。"

我的老师便将惊异地说道："他读书不读书可以随便，因为他是大人了。"

我将自己穿了衣裳，走到人群拥挤的市场里去。

我的叔叔要是跑过来说道："你要迷路了，我的孩子，让我抱着你罢。"

我便要回答道："你没有看见么，叔叔？我已经同爸爸一样大了。我决定要独自一人到市场里去。"

叔叔便将说道："是的，他随便到哪里去都可以，因为他是大人了。"

当我正拿钱给我保姆时，妈妈便要从浴室中出来，因为我是知道怎样用我的钥匙去开银箱的。

妈妈要是说道："你在做什么呀，顽皮的孩子？"

我便要告诉她道:“妈妈,你不知道我已经同爸爸一样大了么?我必须拿钱给保姆。”

妈妈便将自言自语道:“他可以随便把钱给他所喜欢的人,因为他是大人了。”

当十月里放假的时候,爸爸将要回家。他会以为我还是一个小孩子,为我从城里带了小鞋子和小绸衫来。

我便要说道:“爸爸,把这些东西给哥哥吧,因为我已经同你一样大了。”

爸爸便将想一想,说道:“他可以随便去买他自己穿的衣裳,因为他是大人了。”

十二点钟

妈妈，我真想现在不做功课了。我整个早晨都在念书呢。

你说，现在还不过是十二点钟。假定不会晚过十二点吧；难道你不能把不过是十二点钟想象成下午么？

我能够很容易地想象：现在太阳已经到了那片稻田的边缘上了，老态龙钟的渔婆正在池边采撷香草作她的晚餐。

我闭上了眼就能够想到，马塔尔树下的阴影是更深黑了，池塘里的水看来黑得发亮。

假如十二点钟能够在黑夜里来到，为什么黑夜不能在十二点钟的时候来到呢？

著作家

你说爸爸写了许多书，但我却不懂得他所写的东西。

他整个黄昏读书给你听，但是你真懂得他的意思么？

妈妈，你给我们讲的故事，真是好听呀！我很奇怪，爸爸为什么不能写那样的书呢？

难道他从来没有从他自己的妈妈那里听见过巨人、神仙和公主的故事么？

还是已经完全忘记了？

他常常耽误了沐浴，你不得不走去叫他一百多次。

你总要等候着，把他的菜温着等他。但他忘了，还尽管写下去。

爸爸老是以著书为游戏。

如果我一走进爸爸房里去游戏。你就要走来叫道："真是一个顽皮的孩子！"

如果我稍为弄出一点声音，你就要说："你没有看见你爸爸正在工作么？"

老是写了又写，有什么趣味呢？

当我拿起爸爸的钢笔或铅笔，像他一模一样地在他的书上写着，——a，b，c，d，e，f，g，h，i，——那时，你为什么跟我生气

呢，妈妈？

爸爸写时，你却从来不说一句话。

当我爸爸耗费了那末一大堆纸时，妈妈，你似乎全不在乎。

但是，如果我只取了一张纸去做一只船，你却要说："孩子，你真讨厌！"

你对于爸爸拿黑点子涂满了纸的两面，污损了许多许多张纸，心里以为怎样呢？

恶邮差

你为什么坐在那边地板上不言不动的？告诉我呀，亲爱的妈妈。

雨从开着的窗口打进来了，把你身上全打湿了，你却不管。

你听见钟已打了四下么？正是哥哥从学校里回家的时候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的神色这样不对？

你今天没有接到爸爸的信么？

我看见邮差在他的袋里带了许多信来，几乎镇里的每个人都分送到了。

只有爸爸的信，他留起来给他自己看。我确信这个邮差是个坏人。

但是不要因此不乐呀，亲爱的妈妈。

明天是邻村市集的日子。你叫女仆去买些笔和纸来。

我自己会写爸爸所写的一切信；使你找不出一点错处来。

我要从 A 字一直写到 K 字。

但是，妈妈，你为什么笑呢？

你不相信我能写得像爸爸一样好？

但是我将用心画格子，把所有的字母都写得又大又美。

当我写好了时，你以为我也像爸爸那样傻，把它投入可怕的邮差的袋中么？

我立刻就自己送来给你,而且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帮助你读。

我知道那邮差是不肯把真正的好信送给你的。

英　雄

妈妈，让我们想象我们正在旅行，经过一个陌生而危险的国土。

你坐在一顶轿子里，我骑着一匹红马，在你旁边跑着。

是黄昏的时候，太阳已经下山了。约拉地希的荒地疲乏而灰暗地展开在我们面前。大地是凄凉而荒芜的。

你害怕了，想道——“我不知道我们到了什么地方了。”

我对你说道：“妈妈，不要害怕。”

草地上刺蓬蓬地长着针尖似的草，一条狭而崎岖的小道通过这块草地。

在这片广大的地面上看不见一只牛；它们已经回到它们村里的牛棚里去了。

天色黑了下来，大地和天空都显得朦朦胧胧的，而我们不能说出我们正走向什么所在。

突然间，你叫我，悄悄地问我道：“靠近河岸的是什么火光呀？”

正在那个时候，一阵可怕的呐喊声爆发了，好些人影子向我们跑过来。

你蹲坐在你的轿子里，嘴里反复地祷念着神的名字。

轿夫们，怕得发抖，躲藏在荆棘丛中。

我向你喊道："不要害怕，妈妈，有我在这里。"

他们手里执着长棒，头发披散着，越走越近了。

我喊道："要当心！你们这些坏蛋！再向前走一步，你们就要送命了。"

他们又发出一阵可怕的呐喊声，向前冲过来。

你抓住我的手，说道："好孩子，看在上天面上，躲开他们吧。"

我说道："妈妈，你瞧我的。"

于是我刺策着我的马匹，猛奔过去，我的剑和盾彼此碰着作响。

这一场战斗是那末激烈，妈妈，如果你从轿子里看得见的话，你一定会发冷颤的。

他们之中，许多人逃走了，还有好些人被砍杀了。

我知道你那时独自坐在那里，心里正在想着，你的孩子这时候一定已经死了。

但是我跑到你的跟前，浑身溅满了鲜血，说道："妈妈，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

你从轿子里走出来，吻着我，把我搂在你的心头，你自言自语地说道：

"如果没有我的孩子护送我，我简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一千件无聊的事天天在发生，为什么这样一件事不能够偶然实现呢？

这很像一本书里的一个故事。

我的哥哥要说道:“这是可能的事么?我老是想,他是那末嫩弱呢!”

我们村里的人们都要惊讶地说道:“这孩子正和他妈妈在一起,这不是很幸运么?”

告 别

是我走的时候了，妈妈，我走了。

当清寂的黎明，你在暗中伸出双臂，要抱你睡在床上的孩子时，我要说道："孩子不在那里呀！"——妈妈，我走了。

我要变成一股清风抚摸着你；我要变成水中的涟漪，当你浴时，把你吻了又吻。

大风之夜，当雨点在树叶上淅沥时，你在床上会听见我的微语；当电光从开着的窗口闪进你的屋里时，我的笑声也偕了他一同闪进了。

如果你醒着躺在床上，想你的孩子直到深夜，我便要从星空向你唱道："睡呀！妈妈，睡呀。"

我要坐在各处游荡的月光上，偷偷地来到你的床上，乘你睡着时，躺在你的胸上。

我要变成一个梦儿，从你眼皮的微缝中钻到你的睡眠的深处。当你醒来吃惊地四望时，我便如闪耀的萤火似地，熠熠地向暗中飞去了。

当杜尔伽节①，邻家的孩子们来屋里游玩时，我便要融化在笛声里，整日价在你心头震荡。

亲爱的阿姨带了杜尔伽节礼物来，问道："我们的孩子在哪

① 即印度十月间的"难近母祭日"。

里，姊姊？”妈妈，你将要柔声地告诉她：“他呀，他现在是在我的瞳仁里，他现在是在我的身体里，在我的灵魂里。”

召 唤

她走的时候，夜间黑漆漆的，他们都睡了。

现在，夜间也是黑漆漆的，我唤她道："回来，我的宝贝；世界都在沉睡；当星星互相凝视的时候，你来一会儿是没有人知道的。"

她走的时候，树木正在萌芽，春光刚刚来到。

现在花已盛开，我唤道："回来，我的宝贝。孩子们漫不经心地在游戏，把花聚在一块，又把它们散开。你如果走来，拿一朵小花去，没有人会发觉的。"

那些常常在游戏的人，仍然还在那里游戏，生命总是如此地浪费。

我静听他们的空谈，便唤道："回来，我的宝贝，妈妈的心里充满着爱，你如果走来，仅仅从她那里接一个小小的吻，没有人会妒忌的。"

第一次的茉莉

呵，这些茉莉花，这些白的茉莉花！

我仿佛记得我第一次双手满捧着这些茉莉花，这些白的茉莉花的时候。

我喜爱那日光，那天空，那绿色的大地；

我听见那河水淙淙的流声，在漆黑的午夜里传过来；

秋天的夕阳，在荒原上大路转角处迎我，如新妇揭起她的面纱迎接她的爱人。

但我想起孩提时第一次捧在手里的白茉莉，心里充满着甜蜜的回忆。

我生平有过许多快活的日子。在节日宴会的晚上，我曾跟着说笑话的人大笑。

在灰暗的雨天的早晨，我吟哦过许多飘逸的诗篇。

我颈上戴过爱人手织的醉花的花圈，作为晚装。

但我想起孩提时第一次捧在手里的白茉莉，心里充满着甜蜜的回忆。

榕　树

喂，你站在池边的蓬头榕树，你可曾忘记了那小小的孩子，就像那在你的枝上筑巢又离开了你的鸟儿似的孩子？

你不记得他怎样坐在窗内，诧异地望着你那深入地下的纠缠的树根么？

妇人们常在池边，汲了满罐的水去。你的大黑影便在水面上摇动，好像睡着的人挣扎着要醒来似的。

日光在微波上跳舞，好像不停不息的小梭在织着金色的花毡。

两只鸭子挨着芦苇，在芦苇影子上游来游去，孩子静静地坐在那里想着。

他想做风，吹过你萧萧的枝杈；想做你的影子，在水面上，随了日光而俱长；想做一只鸟儿，栖息在你的最高枝上；还想做那两只鸭，在芦苇与阴影中间游来游去。

祝 福

祝福这个小心灵,这个洁白的灵魂,他为我们的大地,赢得了天的接吻。

他爱日光,他爱见他妈妈的脸。

他没有学会厌恶尘土而渴求黄金。

紧紧把他抱在你心里,并且祝福他。

他已来到这个歧路百出的大地上了。

我不知道他怎么要从群众中选出你来,来到你的门前,抓住你的手问路。

他笑着,谈着,跟着你走,心里没有一点儿疑惑。

不要辜负他的信任,引导他到正路,并且祝福他。

把你的手按在他的头上,祈求着:底下的波涛虽然险恶,然而从上面来的风会鼓起他的船帆,送他到和平的港口的。

不要在忙碌中把他忘了,让他来到你的心里,并且祝福他。

赠　品

我要送些东西给你，我的孩子，因为我们同是漂泊在世界的溪流中的。

我们的生命将被分开，我们的爱也将被忘记。

但我却没有那样傻，希望能用我的赠品来买你的心。

你的生命正是青青，你的道路也长着呢，你一口气饮尽了我们带给你的爱，便回身离开我们跑了。

你有你的游戏，有你的游伴。如果你没有时间同我们在一起，如果你想不到我们，那有什么害处呢?

我们呢，自然地，在老年时，会有许多闲暇的时间，去计算那过去的日子，把我们手里永久丢失了的东西，在心里爱抚着。

河流唱着歌很快地游去，冲破所有的堤防。但是山峰却留在那里，忆念着，满怀依依之情。

我的歌

我的孩子，我这一支歌将用它的乐声围绕你，好像那爱情的热恋的手臂一样。

我这一支歌将触着你的前额，好像那祝福的接吻一样。

当你只是一个人的时候，它将坐在你的身旁，在你耳边微语着；当你在人群中的时候，它将围住你，使你超然物外。

我的歌将成为你的梦的翼翅，它将把你的心移送到不可知的岸边。

当黑夜覆盖在你路上的时候，它又将成为那照临在你头上的忠实的星光。

我的歌又将坐在你眼睛的瞳人里，将你的视线带入万物的心里。

当我的声音因死亡而沉寂时，我的歌仍将在你活泼泼的心中唱着。

孩子天使

他们喧哗争斗，他们怀疑失望，他们辩论而没有结果。

我的孩子，让你的生命到他们当中去，如一线镇定而纯洁之光，使他们愉悦而沉默。

他们的贪心和妒忌是残忍的；他们的话，好像暗藏的刀刃，渴欲饮血。

我的孩子，去，去站在他们愤懑的心中，把你的和善的眼光落在它们上面，好像那傍晚的宽宏大量的和平，覆盖着日间的骚扰一样。

我的孩子，让他们望着你的脸，因此能够知道一切事物的意义；让他们爱你，因此使他们也能相爱。

来，坐在无垠的胸膛上，我的孩子。在朝阳出来时，开放而且抬起你的心，像一朵盛开的花；在夕阳落下时，低下你的头，默默地做完这一天的礼拜。

最后的买卖

早晨，我在石铺的路上走时，我叫道："谁来雇用我呀。"

皇帝坐着马车，手里拿着剑走来。

他拉着我的手，说道："我要用权力来雇用你。"

但是他的权力算不了什么，他坐着马车走了。

正午炎热的时候，家家户户的门都闭着。

我沿着屈曲的小巷走去。

一个老人带着一袋金钱走出来。

他斟酌了一下，说道："我要用金钱来雇用你。"

他一个一个地数着他的钱，但我却转身离去了。

黄昏了。花园的篱上满开着花。

美人走出来，说道："我要用微笑来雇用你。"

她的微笑黯淡了，化成泪容了，她孤寂地回身走进黑暗里去。

太阳照耀在沙地上，海波任性地浪花四溅。

一个小孩坐在那里玩贝壳。

他抬起头来，好像认识我似的，说道："我雇你不用什么东西。"

在这个小孩的游戏中做成的买卖，使我从此以后成了一个自由的人。

飞 鸟 集



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一九二二年版《飞鸟集》例言

译诗是一件最不容易的工作。原诗音节的保留固然是绝不可能的事！就是原诗意义的完全移植，也有十分的困难。散文诗算是最容易译的，但有时也须费十分的力气。如惠德曼(Walt Whitman)的《草叶集》便是一个例子。这有二个原因：第一，有许多诗中特用的美丽文句，差不多是不能移动的。在一种文字里，这种字眼是“诗的”是“美的”，如果把它移植在第二种文字中，不是找不到相当的好字，便是把原意丑化了，变成非“诗的”了。在泰戈尔的《人格论》中，曾讨论到这一层。他以为诗总是要选择那“有生气的”字眼，——就是那些不仅仅为报告用而能融化于我们心中，不因市井常用而损坏它的形式的字眼。譬如在英文里，“意识”(consciousness)这个字，带有多少科学的意义，所以诗中不常用它。印度文的同意字 chetana 则是一个“有生气”而常用于诗歌里的字。又如英文的“感情”(feeling)这个字是充满了生命的，但彭加利文[①]里的同义字 anubhuti 则诗中绝无用之者。在这些地方，译诗的人实在感到万分的困难。第二，诗歌的文句总是含蓄的，暗示的。他的句法的构造，多简短而含义丰富。有的时候，简直不能译。如直译，则不能达意。如

① 即孟加拉文。

——编者注

稍加诠释，则又把原文的风韵与含蓄完全消灭，而使之不成一首诗了。

因此，我主张诗集的介绍，只应当在可能的范围选择，而不能——也不必——完全整册地搬运过来。

大概诗歌的选译，有二个方便的地方：第一，选择可以适应译者的兴趣。在一个诗集中的许多诗，译者未必都十分喜欢它。如果不十分喜欢他，不十分感觉得它的美好，则他的译文必不能十分得神，至少也把这快乐的工作变成一种无意义的苦役。选译则可以减灭译者的这层痛苦。第二，便是减少上述的两层翻译上的困难。因为如此便可以把不能译的诗，不必译出来。译出来而丑化了或是为读者所看不懂，则反不如不译的好。

但我并不是在这里宣传选译主义。诗集的全选，是我所极端希望而且欢迎的。不过这种工作应当让给那些有全译能力的译者去做。我为自己的兴趣与能力所限制，实在不敢担任这种重大的工作。且为大多数的译者计，我也主张选译是较好的一种译诗方法。

现在我译泰戈尔的诗，便实行了这种选译的主张，以前我也有全译泰戈尔各诗集的野心。有好些友人也极力劝我把它们全译出来。我试了几次。但我的野心与被大家鼓起的勇气，终于给我的能力与兴趣打败了。

现在所译的泰戈尔各集的诗，都是我所最喜欢读的，而且是我的能力所比较的能够译得出的。

有许多诗，我自信是能够译得出的，但因为自己翻译它们的兴趣不大强烈，便不高兴去译它们。还有许多诗我是很喜欢读它们，而且是极愿意把它们译出来的，但因为自己能力的不允

许，便也只好舍弃了它们。

即在这些译出的诗中，有许多也是自己觉得译得不好，心中很不满意的。但实在不忍再割舍它们了。只好请读者赏读它的原意，不必注意于粗陋的译文。

泰戈尔的诗集用英文出版的共有六部：

(一)《园丁集》 (Gardener)

(二)《吉檀迦利》 (Jitanjali)

(三)《新月集》 (Crescent Moon)

(四)《采果集》 (Fruit-Gathering)

(五)《飞鸟集》 (StrayBirds)

(六)《爱者之贻与歧路》(Lover's Gift And Grossing)

但据 B. K. Roy 的《泰戈尔与其诗》(R. Tagore: The Man And His Poetry)一书上所载，他用彭加利文写的重要诗集，却有下面的许多种：

Sandhva Sangit, Kshanika,

Probhat Sangit, Kanika,

Bhanusingher Padabali, Kahini,

Chabi O Gan, Sishn,

Kari O Komal, Naibadya,

Prakritir Pratisodh, Utsharga,

Sonartari, Kheya,

Chaitali, Gitanzali,

Kalpana, Gitimalya,

Katha.

我的这几本诗选，是根据那六部用英文写的诗集译下来的。

因为我不懂梵文。

在这几部诗集中，间有重出的诗篇，如《海边》一诗，已见于《新月集》中，而又列入《吉檀迦利》，排为第六十首。《飞鸟集》的第九十八首，也与同集中的第二百六十三首相同。像这一类的诗篇，都照先见之例，把他列入最初见的地方。①

我的译文自信是很忠实的。误解的地方，却也保不定完全没有。如读者偶有发现，肯公开地指教我，那是我所异常欢迎的。

郑振铎一九二二，六，二六。

① 参照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泰戈尔作品集》，《海边》一诗未列入《新月集》而归入《吉檀迦利》。集中其他重复之诗章，亦以上述作品集为准排列。

——编者

一九三三年版本序

《飞鸟集》曾经全译出来一次，因为我自己的不满意，所以又把它删节为现在的选译本。[1] 以前，我曾看见有人把这诗集选译过，但似乎错得太多，因此我译时不曾拿它来参考。

近来小诗十分发达。他们的作者大半都是直接或间接受泰戈尔此集的影响的。此集的介绍，对于没有机会得读原文的，至少总有些贡献。

这诗集的一部分译稿是积了许多时候的。但大部分却都是在西湖俞楼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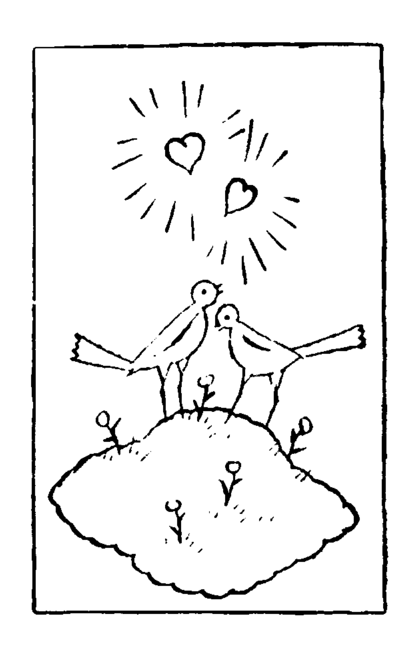
我在此谢谢叶圣陶、徐玉诺二君。他们替我很仔细地校读过这部译文，并且供给了许多重要的意见给我。

郑振铎　六，二六。

---

① 这次出版的《飞鸟集》，是增补完备的全译本。

——编者注。



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窗前唱歌，又飞去了。

1

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窗前唱歌，又飞去了。

秋天的黄叶，它们没有什么可唱，只叹息一声，飞落在那里。

2

世界上的一队小小的漂泊者呀，请留下你们的足印在我的文字里。

3

世界对着它的爱人，把它浩瀚的面具揭下了。

它变小了，小如一首歌，小如一回永恒的接吻。

4

是大地的泪点，使她的微笑保持着青春不谢。

5

无垠的沙漠热烈追求一叶绿草的爱，她摇摇头笑着飞去了。

6

如果你因失去了太阳而流泪，那末你也将失去群星了。

7

跳舞着的流水呀，在你途中的泥沙，要求你的歌声，你的流动呢。你肯挟跛足的泥沙而俱下么？

8

她的热切的脸，如夜雨似的，搅扰着我的梦魂。

9

有一次，我们梦见大家都是不相识的。

我们醒了，却知道我们原是相亲相爱的。

10

忧思在我的心里平静下去，正如暮色降临在寂静的山林中。

11

有些看不见的手指，如懒懒的微飔似的，正在我的心上奏着潺湲的乐声。

12

“海水呀，你说的是什么？”

“是永恒的疑问。”

“天空呀，你回答的话是什么？”

“是永恒的沉默。”

13

静静地听，我的心呀，听那世界的低语，这是它对你求爱的表示呀。

14

创造的神秘，有如夜间的黑暗——是伟大的。而知识的幻影却不过如晨间之雾。

15

不要因为峭壁是高的，便让你的爱情坐在峭壁上。

16

我今晨坐在窗前，世界如一个过路人似的，停留了一会儿，向我点点头又走过去了。

17

这些微思，是绿叶的簌簌之声呀；它们在我的心里欢悦地微语着。

18

你看不见你自己，你所看见的只是你的影子。

19

神呀，我的那些愿望真是愚傻呀，它们杂在你的歌声中喧叫着呢。

让我只是静听着吧。

20

我不能选择那最好的。

是那最好的选择我。

21

那些把灯背在背上的人，把他们的影子投到了自己前面。

22

我的存在，对我是一个永久的神奇，这就是生活。

23

“我们萧萧的树叶都有声响回答那风和雨。你是谁呢，那样的沉默着？”

“我不过是一朵花。”

24

休息与工作的关系，正如眼睑与眼睛的关系。

25

人是一个初生的孩子，他的力量，就是生长的力量。

26

神希望我们酬答他，在于他送给我们的花朵，而不在于太阳和土地。

27

光明如一个裸体的孩子，快快活活地在绿叶当中游戏，它不知道人是会欺诈的。

28

啊，美呀，在爱中找你自己吧，不要到你镜子的谄谀中去找寻。

29

我的心把她的波浪在世界的海岸上冲激着，以热泪在上边写着她的题记："我爱你。"

30

"月儿呀，你在等候什么呢？"

"向我将让位给他的太阳致敬。"

31

绿树长到了我的窗前，仿佛是喑哑的大地发出的渴望的声音。

32

神自己的清晨，在他自己看来也是新奇的。



绿树长到了我的窗前，
仿佛是喑哑的大地发出的
渴望的声音。

33

生命从世界得到资产，爱情使它得到价值。

34

枯竭的河床，并不感谢它的过去。

35

鸟儿愿为一朵云。

云儿愿为一只鸟。

36

瀑布歌唱道："我得到自由时便有歌声了。"

37

我说不出这心为什么那样默默地颓丧着。

是为了它那不曾要求、不曾知道、不曾记得的小小的需要。

38

妇人，你在料理家事的时候，你的手足歌唱着，正如山间的溪水歌唱着在小石中流过。

39

当太阳横过西方的海面时，对着东方留下他最后的敬礼。

40

不要因为你自己没有胃口而去责备你的食物。

41

群树如表示大地的愿望似地，踮起脚来向天空窥望。

42

你微微地笑着，不同我说什么话。而我觉得，为了这个，我已等待得久了。

43

水里的游鱼是沉默的。陆地上的兽类是喧闹的，空中的飞鸟是歌唱着的。

但是，人类却兼有海里的沉默、地上的喧闹与空中的音乐。

44

世界在踌躇之心的琴弦上跑过去，奏出忧郁的乐声。

45

他把他的刀剑当做他的上帝。

当他的刀剑胜利时他自己却失败了。

46

神从创造中找到他自己。

47

阴影戴上她的面幕，秘密地，温顺地，用她的沉默的爱的脚步，跟在"光"后边。

48

群星不怕显得像萤火那样。

49

谢谢神，我不是一个权力的轮子，而是被压在这轮下的活人之一。

50

心是尖锐的，不是宽博的，它执着在每一点上，却并不活动。

51

你的偶像委散在尘土中了，这可证明神的尘土比你的偶像还伟大。

52

人不能在他的历史中表现出他自己，他在历史中奋斗着露出头角。

53

玻璃灯因为瓦灯叫它做表兄而责备瓦灯。但当明月出来

时,玻璃灯却温和地微笑着,叫明月为——我"亲爱的,亲爱的姐姐。"

54

我们如海鸥之与波涛相遇似地,遇见了,走近了。海鸥飞去,波涛滚滚地流开,我们也分别了。

55

我的白昼已经完了,我像一只泊在海滩上的小船,谛听着晚潮跳舞的乐声。

56

我们的生命是天赋的,我们惟有献出生命,才能得到生命。

57

当我们是大为谦卑的时候,便是我们最近于伟大的时候。

58

麻雀看见孔雀负担着它的翎尾,替它担忧。

59

决不要害怕刹那——永恒之声这样唱着。

60

飓风于无路之中寻求最短之路,又突然地在"无何有之国"

终止了它的寻求。

61

在我自己的杯中,饮了我的酒吧,朋友。

一倒在别人的杯里,这酒的腾跳的泡沫便要消失了。

62

“完全”为了以“不全”的爱,把自己装饰得美丽。

63

神对人说道:“我医治你所以伤害你,爱你所以惩罚你。”

64

谢谢火焰给你光明,但是不要忘了那执灯的人,他是坚忍地站在黑暗当中呢。

65

小草呀,你的足步虽小,但是你拥有你足下的土地。

66

幼花的蓓蕾开放了,它叫道:“亲爱的世界呀,请不要萎谢了。”

67

神对于那些大帝国会感到厌恶,却决不会厌恶那些小小的花朵。

68

错误经不起失败，但是真理却不怕失败。

69

瀑布歌唱道："虽然渴者只要少许的水便够了，我却很快活地给与了我全部的水。"

70

把那些花朵抛掷上去的那一阵子无休无止的狂欢大喜的劲儿，其源泉是在哪里呢？

71

樵夫的斧头，问树要斧柄。

树便给了他。

72

这寡独的黄昏，幕着雾与雨，我在我心的孤寂里，感觉到它的叹息。

73

贞操是从丰富的爱情中生出来的财富。

74

雾，像爱情一样，在山峰的心上游戏，生出种种美丽的变幻。

75

我们把世界看错了，反说它欺骗我们。

76

诗人——飚风，正出经海洋和森林，追求它自己的歌声。

77

每一个孩子出生时都带来信息说：神对人并未灰心失望。

78

绿草求她地上的伴侣。
树木求他天空的寂寞。

79

人对他自己建筑起堤防来。

80

我的朋友，你的语声飘荡在我的心里，像那海水的低吟声绕缭在静听着的松林之间。

81

这个不可见的黑暗之火焰，以繁星为其火花的，到底是什么呢？

82

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83

那想做好人的，在门外敲着门；那爱人的，看见门敞开着。

84

在死的时候，众多合而为一；在生的时候，一化为众多。

神死了的时候，宗教便将合而为一。

85

艺术家是自然的情人，所以他是自然的奴隶，也是自然的主人。

86

“你离我有多远呢，果实呀？”

“我藏在你心里呢，花呀。”

87

这个渴望是为了那个在黑夜里感觉得到、在大白天里却看不见的人。

88

露珠对湖水说道：“你是在荷叶下面的大露珠，我是在荷叶

上面的较小的露珠。”

89

刀鞘保护刀的锋利,它自己则满足于它的迟钝。

90

在黑暗中,“一”视若一体;在光亮中,“一”便视若众多。

91

大地借助于绿草,显出她自己的殷勤好客。

92

绿叶的生与死乃是旋风的急骤的旋转,它的更广大的旋转的圈子乃是在天上繁星之间徐缓的转动。

93

权势对世界说道:“你是我的。”
世界便把权势囚禁在她的宝座下面。
爱情对世界说道:“我是你的。”
世界便给予爱情以在她屋内来往的自由。

94

浓雾仿佛是大地的愿望。
它藏起了太阳,而太阳原是她所呼求的。

95

安静些吧,我的心,这些大树都是祈祷者呀。

96

瞬刻的喧声,讥笑着永恒的音乐。

97

我想起了浮泛在生与爱与死的川流上的许多别的时代,以及这些时代之被遗忘,我便感觉到离开尘世的自由了。

98

我灵魂里的忧郁就是她的新婚的面纱。

这面纱等候着在夜间卸去。

99

死之印记给生的钱币以价值,使它能够用生命来购买那真正的宝物。

100

白云谦逊地站在天之一隅。

晨光给它戴上了霞彩。

101

尘土受到损辱,却以她的花朵来报答。

102

只管走过去，不必逗留着采了花朵来保存，因为一路上花朵自会继续开放的。

103

根是地下的枝。

枝是空中的根。

104

远远去了的夏之音乐，翱翔于秋间，寻求它的旧垒。

105

不要从你自己的袋里掏出勋绩借给你的朋友，这是污辱他的。

106

无名的日子的感触，攀缘在我的心上，正像那绿色的苔藓，攀缘在老树的周身。

107

回声嘲笑着她的原声，以证明她是原声。

108

当富贵利达的人夸说他得到神的特别恩惠时，上帝却羞了。



我投射我自己的影子在我的路上，因为我有一盏还没有燃点起来的明灯。

109

我投射我自己的影子在我的路上，因为我有一盏还没有燃点起来的明灯。

110

人走进喧哗的群众里去，为的是要淹没他自己的沉默的呼号。

111

终止于衰竭的是“死亡”，但“圆满”却终止于无穷。

112

太阳只穿一件朴素的光衣，白云却披了灿烂的裙裾。

113

山峰如群儿之喧嚷，举起他们的双臂，想去捉天上的星星。

114

道路虽然拥挤，却是寂寞的，因为它是不被爱的。

115

权势以它的恶行自夸，落下的黄叶与浮游的云片却在笑它。

116

今天大地在太阳光里向我营营哼鸣，像一个织着布的妇人，用一种已经被忘却的语言，哼着一些古代的歌曲。

117

绿草是无愧于它所生长的伟大世界的。

118

梦是一个一定要谈话的妻子。

睡眠是一个默默地忍受的丈夫。

119

夜与逝去的日子接吻，轻轻地在他耳旁说道："我是死，是你的母亲。我就要给你以新的生命。"

120

黑夜呀，我感觉到你的美了。你的美如一个可爱的妇人，当她把灯灭了的时候。

121

我把在那些已逝去的世界上的繁荣带到我的世界上来。

122

亲爱的朋友呀，当我静听着海涛时，我好几次在暮色深沉的

黄昏里，在这个海岸上，感到你的伟大思想的沉默了。

123

鸟以为把鱼举在空中是一种慈善的举动。

124

夜对太阳说道："在月亮中，你送了你的情书给我。"

"我已在绿草上留下我的流着泪点的回答了。"

125

伟人是一个天生的孩子，当他死时，他把他的伟大的孩提时代给了世界。

126

不是槌的打击，乃是水的载歌载舞，使鹅卵石臻于完美。

127

蜜蜂从花中啜蜜，离开时营营地道谢。

浮华的蝴蝶却相信花是应该向它道谢的。

128

如果你不等待着要说出完全的真理，那末把真话说出来是很容易的。

129

“可能”问“不可能”道：

“你住在什么地方呢？”

它回答道：“在那无能为力者的梦境里。”

130

如果你把所有的错误都关在门外时，真理也要被关在外面了。

131

我听见有些东西在我心的忧闷后面萧萧作响，——我不能看见它们。

132

闲暇在动作时便是工作。

静止的海水荡动时便成波涛。

133

绿叶恋爱时便成了花。

花崇拜时便成了果实。

134

埋在地下的树根使树枝产生果实，却不要求什么报酬。

135

阴雨的黄昏,风无休止地吹着。

我看着摇曳的树枝,想念着万物的伟大。

136

子夜的风雨,如一个巨大的孩子,在不合时宜的黑夜里醒来,开始游戏和喧闹。

137

海呀,你这暴风雨的孤寂的新妇呀,你虽掀起波浪追随你的情人,但是无用呀。

138

文字对工作说道:“我惭愧我的空虚。”

工作对文字说道:“当我看见你时,我便知道我是怎样地贫乏了。”

139

时间是变化的财富。时钟模仿它,却只有变化而无财富。

140

真理穿了衣裳,觉得事实太拘束了。

在想象中,她却转动得很舒畅。

141

当我到这里那里旅行着时，路呀，我厌倦你了；但是现在，当你引导我到各处去时，我便爱上你，与你结婚了。

142

让我设想，在群星之中，有一颗星是指导着我的生命通过不可知的黑暗的。

143

妇人，你用了你美丽的手指，触着我的什物，秩序便如音乐似的生出来了。

144

一个忧郁的声音，筑巢于逝水似的年华中。

它在夜里向我唱道："我爱你。"

145

燃着的火，以它熊熊的光焰警告我不要走近它。

把我从潜藏在灰中的余烬里救出来吧。

146

我有群星在天上。

但是，唉，我屋里的小灯却没有点亮。

147

死文字的尘土沾着你。

用沉默去洗净你的灵魂吧。

148

生命里留了许多罅隙,从中送来了死之忧郁的音乐。

149

世界已在早晨敞开了它的光明之心。

出来吧,我的心,带着你的爱去与它相会。

150

我的思想随着这些闪耀的绿叶而闪耀;我的心灵因了这日光的抚触而歌唱;我的生命因为偕了万物一同浮泛在空间的蔚蓝、时间的墨黑中而感到欢快。

151

神的巨大的威权是在柔和的微弃里,而不在狂风暴雨之中。

152

在梦中,一切事都散漫着,都压着我,但这不过是一个梦呀。当我醒来时,我便将觉得这些事都已聚集在你那里,我也便将自由了。



沉默蕴蓄着语声，正如鸟巢拥围着睡鸟。

153

落日问道:“有谁继续我的职务呢?”

瓦灯说道:“我要尽我所能地做去,我的主人。”

154

采着花瓣时,得不到花的美丽。

155

沉默蕴蓄着语声,正如鸟巢拥围着睡鸟。

156

大的不怕与小的同游。

居中的却远而避之。

157

夜秘密地把花开放了,却让那白日去领受谢词。

158

权势认为牺牲者的痛苦是忘恩负义。

159

当我们以我们的充实为乐时,那末,我们便能很快乐地跟我们的果实分手了。

160

雨点吻着大地，微语道："我们是你的思家的孩子，母亲，现在从天上回到你这里来了。"

161

蛛网好像要捉露点，却捉住了苍蝇。

162

爱情呀，当你手里拿着点亮了的痛苦之灯走来时，我能够看见你的脸，而且以你为幸福。

163

萤火对天上的星说道："学者说你的光明总有一天会消灭的。"

天上的星不回答它。

164

在黄昏的微光里，有那清晨的鸟儿来到了我的沉默的鸟巢里。

165

思想掠过我的心上，如一群野鸭飞过天空。

我听见它们鼓翼之声了。

166

沟洫总喜欢想:河流的存在,是专为它供给水流的。

167

世界以它的痛苦同我接吻,而要求歌声做报酬。

168

压迫着我的,到底是我的想要外出的灵魂呢,还是那世界的灵魂,敲着我心的门,想要进来呢?

169

思想以它自己的言语喂养它自己而成长起来。

170

我把我的心之碗轻轻浸入这沉默之时刻中,它盛满了爱了。

171

或者你在工作,或者你没有。
当你不得不说"让我们做些事吧"时,那末就要开始胡闹了。

172

向日葵羞于把无名的花朵看作它的同胞。
太阳升上来了,向它微笑,说道:"你好么,我的宝贝儿?"

173

“谁如命运似的推着我向前走呢?”

“那是我自己,在身背后大跨步走着。”

174

云把水倒在河的水杯里,它们自己却藏在远山之中。

175

我一路走去,从我的水瓶中漏出水来。

只剩下极少极少的水供我回家使用了。

176

杯中的水是光辉的;海中的水却是黑色的。

小理可以用文字来说清楚,大理却只有沉默。

177

你的微笑是你自己田园里的花,你的谈吐是你自己山上的松林的萧萧;但是你的心呀,却是那个女人,那个我们全都认识的女人。

178

我把小小的礼物留给我所爱的人,——大的礼物却留给一切的人。

179

妇人呀,你用泪海包绕着世界的心,正如大海包绕着大地。

180

太阳以微笑向我问候。

雨,他的忧闷的姊姊,向我的心谈话。

181

我的昼间之花,落下它那被遗忘的花瓣。

在黄昏中,这花成熟为一颗记忆的金果。

182

我像那夜间之路,正静悄悄地谛听着记忆的足音。

183

黄昏的天空,在我看来,像一扇窗户,一盏灯火,灯火背后的一次等待。

184

太急于做好事的人,反而找不到时间去做好人。

185

我是秋云,空空地不载着雨水,但在成熟的稻田中,可以看见我的充实。

186

他们嫉妒，他们残杀，人反而称赞他们。

然而上帝却害了羞，匆匆地把他的记忆埋藏在绿草下面。

187

脚趾乃是舍弃了其过去的手指。

188

黑暗向光明旅行，但是盲者却向死亡旅行。

189

小狗疑心大宇宙阴谋篡夺它的位置。

190

静静地坐着吧，我的心，不要扬起你的尘土。

让世界自己寻路向你走来。

191

弓在箭要射出之前，低声对箭说道："你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192

妇人，在你的笑声里有着生命之泉的音乐。

193

全是理智的心,恰如一柄全是锋刃的刀。
它叫使用它的人手上流血。

194

神爱人间的灯光甚于他自己的大星。

195

这世界乃是为美之音乐所驯服了的狂风骤雨的世界。

196

晚霞向太阳说道:“我的心经了你的接吻,便似金的宝箱了。”

197

接触着,你许会杀害;远离着,你许会占有。

198

蟋蟀的唧唧,夜雨的淅沥,从黑暗中传到我的耳边,好似我已逝的少年时代沙沙地来到我梦境中。

199

花朵向星辰落尽了的曙天叫道:“我的露点全失落了。”

200

燃烧着的木块，熊熊地生出火光，叫道："这是我的花朵，我的死亡。"

201

黄蜂认为邻蜂储蜜之巢太小。

他的邻人要他去建筑一个更小的。

202

河岸向河流说道："我不能留住你的波浪。"

"让我保存你的足印在我心里吧。"

203

白日以这小小地球的喧扰，淹没了整个宇宙的沉默。

204

歌声在空中感到无限，图画在地上感到无限，诗呢，无论在空中、在地上都是如此。

因为诗的词句含有能走动的意义与能飞翔的音乐。

205

太阳在西方落下时，他的早晨的东方已静悄悄地站在他面前。

206

让我不要错误地把自己放在我的世界里而使它反对我。

207

荣誉使我感到惭愧，因为我暗地里求着它。

208

当我没有什么事做时，便让我不做什么事、不受骚扰地沉入安静深处吧，一如那海水沉默时海边的暮色。

209

少女呀，你的纯朴，如湖水之碧，表现出你的真理之深邃。

210

最好的东西不是独来的，
它伴了所有的东西同来。

211

神的右手是慈爱的，但是他的左手却可怕。

212

我的晚色从陌生的树林中走来，它用我的晓星所不懂得的语言说话。

213

夜之黑暗是一只口袋，迸出黎明的金光。

214

我们的欲望把彩虹的颜色借给那只不过是云雾的人生。

215

神等待着，要从人的手上把他自己的花朵作为礼物赢得回去。

216

我的忧思缠扰着我，要问我它们自己的名字。

217

果实的事业是尊贵的，花的事业是甜美的；但是让我做叶的事业吧，叶是谦逊地、专心地垂着绿荫的。

218

我的心向着阑珊的风张了帆，要到无论何处的阴凉之岛去。

219

独夫们是凶暴的，但人民是善良的。

220

把我当做你的杯吧，让我为了你，而且为了你的人而盛满水吧。

221

狂风暴雨像是在痛苦中的某个天神的哭声，因为他的爱情被大地所拒绝。

222

世界不会流失，因为死亡并不是一个罅隙。

223

生命因为付出了的爱情而更为富足。

224

我的朋友，你伟大的心闪射出东方朝阳的光芒，正如黎明中一个积雪的孤峰。

225

死之流泉，使生的止水跳跃。

226

那些有一切东西而没有您的人，我的上帝，在讥笑着那些没有别的东西而只有您的人呢。

227

生命的运动在它自己的音乐里得到它的休息。

228

踢足只能从地上扬起灰尘而不能得到收获。

229

我们的名字,便是夜里海波上发出的光,痕迹也不留就泯灭了。

230

让睁眼看着玫瑰花的人也看看它的刺。

231

鸟翼上系上了黄金,这鸟便永不能再在天上翱翔了。

232

我们地方的荷花又在这陌生的水上开了花,放出同样的清香,只是名字换了。

233

在心的远景里,那相隔的距离显得更广阔了。

234

月儿把她的光明遍照在天上，却留着她的黑斑给她自己。

235

不要说"这是早晨"，别用一个"昨天"的名词把它打发掉。你第一次看到它，把它当作还没有名字的新生孩子吧。

236

青烟对天空夸口，灰烬对大地夸口，都以为它们是火的兄弟。

2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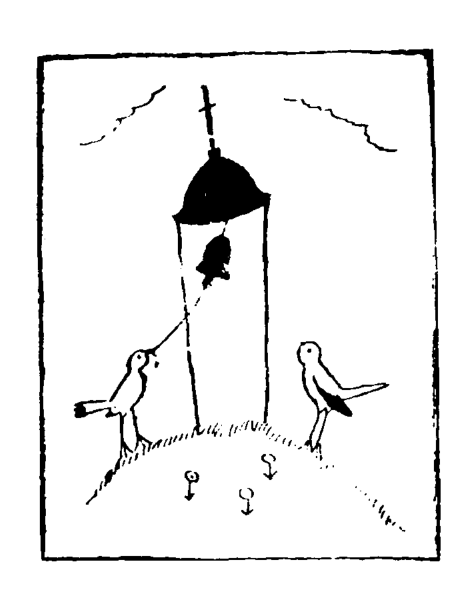
雨点向茉莉花微语道："把我永久地留在你的心里吧。"
茉莉花叹息了一声，落在地上了。

238

怏怯的思想呀，不要怕我。
我是一个诗人。

239

我的心在朦胧的沉默里，似乎充满了蟋蟀的鸣声——声音的灰暗的暮色。



鸟的歌声是曙光从大地反响过去的回声。

240

爆竹呀，你对于群星的侮蔑，又跟着你自己回到地上来了。

241

您曾经带领着我，穿过我的白天的拥挤不堪的旅程，而到达了我的黄昏的孤寂之境。

在通宵的寂静里，我等待着它的意义。

242

我们的生命就似渡过一个大海，我们都相聚在这个狭小的舟中。

死时，我们便到了岸，各往各的世界去了。

243

真理之川从它的错误之沟渠中流过。

244

今天我的心是在想家了，在想着那跨过时间之海的那一个甜蜜的时候。

245

鸟的歌声是曙光从大地反响过去的回声。

246

晨光问毛茛道:“你是骄傲得不肯和我接吻么?”

247

小花问道:“我要怎样地对你唱,怎样地崇拜你呢? 太阳呀?”

太阳答道:“只要用你的纯洁的素朴的沉默。”

248

当人是兽时,他比兽还坏。

249

黑云受光的接吻时便变成天上的花朵。

250

不要让刀锋讥笑它柄子的拙钝。

251

夜的沉默,如一个深深的灯盏,银河便是它燃着的灯光。

252

死像大海的无限的歌声,日夜冲击着生命的光明岛的四周。

253

花瓣似的山峰在饮着日光,这山岂不像一朵花吗?

254

“真实”的含义被误解，轻重被倒置，那就成了“不真实”。

255

我的心呀，从世界的流动中找你的美吧，正如那小船得到风与水的优美似的。

256

眼不以能视来骄人，却以它们的眼镜来骄人。

257

我住在我的这个小小世界里，生怕使它再缩小一丁点儿。把我抬举到您的世界里去吧，让我有高高兴兴地失去我的一切的自由。

258

虚伪永远不能凭借它生长在权力中而变成真实。

259

我的心，同着它的歌的拍拍舐岸的波浪，渴望着要抚爱这个阳光煦和的绿色世界。

260

道旁的草，爱那天上的星吧，你的梦境便可在花朵里实现了。

261

让你的音乐如一柄利刃，直刺入市井喧扰的心中吧。

262

这树的颤动之叶，触动着我的心，像一个婴儿的手指。

263

小花睡在尘土里。
它寻求蛱蝶走的道路。

264

我是在道路纵横的世界上。
夜来了。打开您的门吧，家之世界呵！

265

我已经唱过了您的白天的歌。
在黄昏时候，让我拿着您的灯走过风雨飘摇的道路吧。

266

我不要求你进我的屋里。
你到我无量的孤寂里来吧，我的爱人！

267

死亡隶属于生命，正与生一样。

举足是走路，正如落足也是走路。

268

我已经学会了你在花与阳光里微语的意义。——再教我明白你在苦与死中所说的话吧。

269

夜的花朵来晚了，当早晨吻着她时，她颤栗着，叹息了一声，萎落在地上了。

270

从万物的愁苦中，我听见了“永恒母亲”的呻吟。

271

大地呀，我到你岸上时是一个陌生人，住在你屋内时是一个宾客，离开你的门时是一个朋友。

272

当我去时，让我的思想到你那里来，如那夕阳的余光，映在沉默的星天的边上。

273

在我的心头燃点起那休憩的黄昏星吧，然后让黑夜向我微语着爱情。

274

我是一个在黑暗中的孩子。

我从夜的被单里向您伸出我的双手，母亲。

275

白天的工作完了。把我的脸掩藏在您的臂间吧，母亲。

让我入梦吧。

276

集会时的灯光，点了很久，会散时，灯便立刻灭了。

277

当我死时，世界呀，请在你的沉默中，替我留着“我已经爱过了”这句话吧。

278

我们在热爱世界时便生活在这世界上。

279

让死者有那不朽的名，但让生者有那不朽的爱。

280

我看见你，像那半醒的婴孩在黎明的微光里看见他的母亲，于是微笑而又睡去了。

281

我将死了又死，以明白生是无穷无尽的。

282

当我和拥挤的人群一同在路上走过时，我看见您从阳台上送过来的微笑，我歌唱着，忘却了所有的喧哗。

283

爱就是充实了的生命，正如盛满了酒的酒杯。

284

他们点了他们自己的灯，在他们的寺院内，吟唱他们自己的话语。

但是小鸟们却在你的晨光中，唱着你的名字，——因为你的名字便是快乐。

285

领我到您的沉寂的中心，使我的心充满了歌吧。

286

让那些选择了他们自己的焰火咝咝的世界的，就生活在那里吧。

我的心渴望着您的繁星，我的上帝。

287

爱的痛苦环绕着我的一生，像汹涌的大海似的唱着；而爱的快乐却像鸟儿们在花林里似的唱着。

288

假如您愿意，您就熄了灯吧。

我将明白您的黑暗，而且将喜爱它。

289

当我在那日子的终了，站在您的面前时，您将看见我的伤疤，而知道我有我的许多创伤，但也有我的医治的法儿。

290

总有一天，我要在别的世界的晨光里对你唱道："我以前在地球的光里，在人的爱里，已经见过你了。"

291

从别的日子里飘浮到我的生命里的云，不再落下雨点或引起风暴了，却只给予我的夕阳的天空以色彩。

292

真理引起了反对它自己的狂风骤雨，那场风雨吹散了真理的广播的种子。

293

昨夜的风雨给今日的早晨戴上了金色的和平。

294

真理仿佛带了它的结论而来，而那结论却产生了它的第二个。

295

他是有福的，因为他的名望并没有比他的真实更光亮。

296

您的名字的甜蜜充溢着我的心，而我忘掉了我自己的——就像您的早晨的太阳升起时，那大雾便消失了。

297

静悄悄的黑夜具有母亲的美丽，而吵闹的白天具有孩子的美。

298

当人微笑时，世界爱了他；当他大笑时，世界便怕他了。

299

神等待着人在智慧中重新获得童年。



神等待着人在智慧中重新获得童年。

300

让我感到这个世界乃是您的爱的成形吧，那末，我的爱也将帮助着它。

301

您的阳光对着我的心头的冬天微笑着，从来不怀疑它的春天的花朵。

302

神在他的爱里吻着“有涯”，而人却吻着“无涯”。

303

您越过不毛之地的沙漠而到达了圆满的时刻。

304

神的静默使人的思想成熟而为语言。

305

“永恒的旅客”呀，你可以在我的歌中找到你的足迹。

306

让我不至羞辱您吧，父亲，您在您的孩子们身上显现出您的光荣。

307

这一天是不快活的。光在蹙额的云下，如一个被责打的儿童，灰白的脸上留着泪痕；风又叫号着，似一个受伤的世界的哭声。但是我知道，我正跋涉着去会我的朋友。

308

今天晚上棕榈叶在嚓嚓地作响，海上有大浪，满月呵，就像世界在心脉悸跳。从什么不可知的天空，您在您的沉默里带来了爱的痛苦的秘密？

309

我梦见一颗星，一个光明岛屿，我将在那里出生。在它快速的闲暇深处，我的生命将成熟它的事业，像秋天阳光下的稻田。

310

雨中的湿土的气息，就像从渺小的无声的群众那里来的一阵巨大的赞美歌声。

311

说爱情会失去的那句话，乃是我们不能够当作真理来接受的一个事实。

312

我们将有一天会明白，死永远不能够夺去我们的灵魂所获

得的东西。因为她所获得的，和她自己是一体。

313

神在我的黄昏的微光中，带着花到我这里来。这些花都是我过去的，在他的花篮中还保存得很新鲜。

314

主呀，当我的生之琴弦都已调得谐和时，你的手的一弹一奏，都可以发出爱的乐声来。

315

让我真真实实地活着吧，我的上帝。这样，死对于我也就成了真实的了。

316

人类的历史在很忍耐地等待着被侮辱者的胜利。

317

我这一刻感到你的眼光正落在我的心上，像那早晨阳光中的沉默落在已收获的孤寂的田野上一样。

318

在这喧哗的波涛起伏的海中，我渴望着咏歌之鸟。

319

夜的序曲是开始于夕阳西下的音乐，开始于它对难以形容的黑暗所作的庄严的赞歌。

320

我攀登上高峰，发现在名誉的荒芜不毛的高处，简直找不到一个遮身之地。我的引导者呵，领导着我在光明逝去之前，进到沉静的山谷里去吧。在那里，一生的收获将会成熟为黄金的智慧。

321

在这个黄昏的朦胧里，好些东西看来都仿佛是幻象一般——尖塔的底层在黑暗里消失了，树顶像是墨水的模糊的斑点似的。我将等待着黎明，而当我醒来的时候，就会看到在光明里的您的城市。

322

我曾经受过苦，曾经失望过，曾经体会过“死亡”，于是我以我在这伟大的世界里为乐。

323

在我的一生里，也有贫乏和沉默的地域。它们是我忙碌的日子得到日光与空气的几片空旷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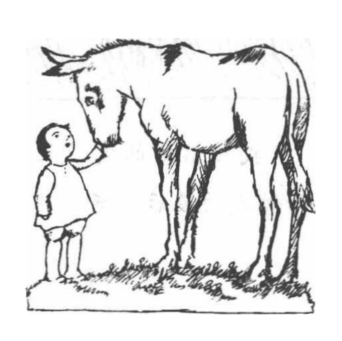
“我相信你的爱。”让这句话做我的最后的话。

324

我的未完成的过去，从后边缠绕到我身上，使我难于死去。请从它那里释放了我吧。

325

“我相信你的爱。”让这句话做我的最后的话。



附录　郑振铎译泰戈尔诗拾遗



现在少年的光阴过去了，我的生命如同一个果子一般，没有什么东西耗费了，只等着完完全全地带着她的充实甜美的负担，贡献她自己。



采果集

2

我少年时候的生命如同一朵花一般——当春天的微飔来求乞于她的门上时，一朵花从她的丰富里失去一两瓣花片也并不觉得损失。

现在少年的光阴过去了，我的生命如同一个果子一般，没有什么东西耗费了，只等着完完全全地带着她的充实甜美的负担，贡献她自己。

4

我醒过来，于晨光中找到他的信。

我不知道它里面说的是什么，因为我不会读它。

让那聪明人一个人读他的书吧，我不去惊扰他。因为谁知道他能不能读信中所说的话呢？

让我把它擎在我的前额，把它印在我的心里。

当夜天渐渐的静默了，群星一个一个出来的时候，我要把它展开，摆在我膝上，静悄悄地坐着。

沙沙的林叶要高声对我读它，潺潺的溪流要曼吟它，七颗聪明的星也要从天上对我歌唱它。

我不能找到我所要找的，我不能知道我所学的；但是，这封

不能读的信却减轻了我的担负，却使我的思想转而为歌。

15

你的话是简单的，我的主人，但却不是谈论你的那些人的话。

我懂得你的群星的语言，懂得你的树林的静默。

我知道我的心开放起来如一朵花；我知道我的生命自己充满着，如一条伏泉。

你的歌，如同从寂寞的雪地飞来的鸟一般，飞来在我的心里筑巢。在四月温热的时候，我满足地等待这个快乐季候的来临。

23

诗人的心于风与水的声音中间，在生命之波上浮游而且跳舞。

现在太阳西下了，黑暗的天空降落在海面，如垂下的睫毛落在倦眼上一样。这是他把笔搁下，在这沉默的永久秘密当中，使他的思想沉入深渊之底的时候了。

24

夜间黑漆漆的，你的微睡深沉在我身的安慰里。

醒吧，喂，爱情的痛苦，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开那扇门，我只好站在门外。

时间等着，群星守着，风静止着，沉默很沉重地压在我心里。

醒吧，爱情，醒吧！倒满我的空杯，用歌的呼吸激扰夜间吧。

25

晨雀唱着歌。

在晨光未露之前，在如毒龙之夜还把天空握在他的冷黑圈子里的时候，他什么时候有早晨的语言呢？

告诉我，晨雀呀，由天与树叶盖成的两重夜里，东方的使者他怎么会找到他的路来到你的梦中？

当你叫道“太阳正在走来，夜要过去了”时，世界是不会相信你的。

喂，睡着的人，醒醒吧！

显露你的前额，等着光的第一次祝福，在快乐的忠实里，与晨雀一块唱歌吧。



她接近我的心，如草花之接近土地；她对于我之甜蜜，如睡眠之于疲倦的肢体。

爱者之贻

4

她接近我的心，如草花之接近土地；她对于我之甜蜜，如睡眠之于疲倦的肢体。我对于她的爱情是我充溢的生命的流泛，如河水之秋涨，寂静地迅速流逝着。我的歌与我的爱情是一体，如溪流的潺湲，以他金色波涛的水流歌唱着。

5

如果我占有了天空和他所有的星星，占有了地球和他无穷的宝藏，我仍是要求增加的。但是，如果她成了我的，则我虽仅有这个世界上的最小一隅，即已感到很满足了。

9

妇人，你的篮子很重，你的肢体也疲倦了。你要走多远的路？你所求的是什么呢？道路很长，太阳下的尘土太热了。

看，湖水深而且满，水色黑如乌鸦的眼睛。湖岸倾斜而衬着绿草。

把你的倦足伸到水里去。午潮的风，把他的手指穿过你的头发；鸽子咕咕地唱他的睡歌，树叶微语着那安眠于绿荫中的秘密。

时间逝了，太阳落了，有什么要紧？横过荒地的道路在朦胧中失去了，又有什么要紧？

23

我爱这沙岸。这里有寂静的池沼，鸭子在那里呷呷地叫着，龟伏在日光底下曝着；黄昏时，有些飘游的渔舟，藏在茂草中间。

你爱那有树的对岸。那里，阴影聚在竹丛的枝上；妇人们捧了水瓶，从弯曲的小巷里出来。

同是这一条河在我们中间流着。它对它两岸唱的是同样的歌。我在星光底下，一个人躺在沙上，静听着水声；你也在早晨的光明里，坐在斜坡的边上，静听着。然而，我从它那里听得的话你却不知道，而它向你说的密语，对于我也永远是一个秘密。

25

我握住你的双手，我的心跃入你眼的黑睛里，寻求你这永远避我而逃出于言语之外者。

然而我知道我必须满足我的变动与易灭的爱情。因为我们有一回曾在街道中遇见。我有力量带你通过这个众多世界的群众，经过这个歧路百出的旅程么？我有食粮能供给你经过架着死亡之桥的黑暗的空罅么？

28

我梦见她坐在我头的旁边，手指温柔地撩动我的头发，奏着她的接触的和谐。我望着她的脸，晶莹的眼泪颤动着，直到不能说话的痛苦烧去我的睡眠，如一个水泡似的。

我坐了起来，看见窗外银河的光辉，如一个着火的沉默的世界。我不知道她在这个时候，有没有和我做着同韵律的梦。

29

我想，当我们的眼光在篱间相遇时，我有些话要对她说。但她走过去了。而我对她说的话，却如一只小艇，日夜在时间的每一个波浪上冲摇着。它似乎在秋云上驶行着，在不住地探问着；又似乎变成黄昏的花朵盛开着，在落照中寻求它已失的时间。我对她说的话，又如萤火似的，在我心上闪熠着，于失望的尘中，寻觅它的意义。

30

春花开放出来，如不言之爱的热烈的苦痛。我旧时歌声的回忆，随了他们的呼吸而俱来。我的心突然长出欲望的绿叶来。我的爱没有来，但她的接触是在我的肢体上，她的语声也横过芬芳的田野而到来。她的眼波在天空的忧愁的深处；但是她的眼睛在哪里呢？她的吻香飞熠在空气之中，但是她的樱唇在哪里呢？

36

我的镣铐，你在我心上奏着乐。我和你整日的游戏着，我把你当成我的装饰品。我们是最好的朋友，我的镣铐。有些时候我惧怕你，但我的惧怕使我爱你更甚。你是我漫漫黑夜的伴侣，我的镣铐。在我和你说再会之前，我向你鞠躬。

38

我飘浮在上面的川流，当我少年时，它迅速而湍急地流着。春风微微地吹拂着，林花盛放如着火；鸟儿们不停息地歌唱着。

我旋晕地急驶着，被热情的水流所带走。我没有时间去看，去感觉，去把全世界拿到我身边来。

现在，那个少年是消失了。我登到岸上来，我能够听见万物的深沉的乐音，天空也对我展开了它缀满繁星的心。

42

你不过是一幅图画而不是如那些明星一样的真实，如这个灰尘一样的真实么？它们都随着万物的脉息而搏动着，但你则完全固定着你的静止的画成的形象。

你以前曾和我一同走着，你的呼吸温暖，你的肢体吟唱着生命之歌。我的世界，在你的语声里找到它的放语，用你的容光来接触我的心。你突然地停步不进了，伫立在永久的荫旁，剩我一人向前走去。

生命如一个小孩，它笑着，一边跑着，一边喋喋地谈着死；它招呼我向前走去，我跟随着那不可见的脚步；但你立在那里，停在那些灰尘与明星之外，你不过是一幅图画。

不，那是不能够的。如果生命之流在你那里停止了，那么它便也要停止滚滚的河流，便也要停止具有色彩绚烂的足音的黎明的足迹了。如果你的头发的闪熠的微光在无望的黑暗中暝灭了，那么夏天的绿荫也将和她的梦境一同死去了。

我忘了你，这会是真的么？我们匆匆地、头也不回地走着。

忘了路旁篱落上开着的花。在忘掉一切的情景中，它们的香气不知不觉进入我们的呼吸，还充满着乐音。你已离开了我的世界，而去坐在我的生命的根上，所以这便是遗忘——回忆迷失在它自己的深处。

你已不再在我的歌声之前了，但你现在与他们是一个。你偕了晨光的第一条光线而到我这里来。到了夕阳的最后的金光消失时，我才不见了你。就是这时以后，我也仍在黑暗中寻求你。不，你不仅仅是一幅图画。

44

当你死的时候，你对于我以外的一切，算是死了，你算是从世界的万物里消失不见了，但却完全的重生在我的忧愁里。我觉得我的生命完成了，男人与女人对于我永远成了一体。

45

携了美丽与秩序到我的艰苦的生命里来吧，妇人，当你生时，你曾携过他们到我的屋里。请扫除掉时间的尘屑，倒满了空的水瓶，备补了所有的疏忽。然后请打开神庙的内门，点燃明烛，让我们在我们的上神之前沉默的相遇着。

48

我每天走着那条旧路。我携果子到市集里去，我牵我的牛到草地上去，我划我的船渡过那条河水，所有这些路，我都十分熟悉。

有一天清晨，我的篮子里满装了东西。许多人在田野里忙

着，牧场上停息着许多牛；地球的胸因喜米谷的成熟而扬起着。

大气中突然起了一阵颤动，天空似乎和我的前额接吻。我的心警醒起来，如清晨之跳出雾中。

我忘记了循原路走去。我离开原路走了几步，我看着我的熟悉的世界，而觉得奇异，好像一朵花，我以前所见的仅是它的蓓蕾。

我日常的智慧害了羞。我在这万物的仙国里飘游着。我那天清晨的失路，寻到我的永久的童年，可算是我生平最好的幸运。

50

“来，月亮，下来吻我爱的前额。”母亲这样说着，她把她的小女孩抱在膝上。那时，月亮如梦似的微笑着。夏天的微香在黑暗中偷偷的进来；夜鸟的歌声也从芒果林的阴影密蔽的寂静里送过来。在一个远处的村间，从一个农夫的笛里，吹来一阵悲哀音调的泉源。年轻的母亲坐在土阶上，孩子在她的膝上，她温柔地咿唔道：“来，月亮，下来吻我爱的前额。”她有时抬头看天上的光明，有时又低首看在她臂间的地上的光明。我诧异着月亮的恬静。

孩子笑着，学着她母亲的话，“来，月亮，下来。”母亲微笑着，明月照澈的夜也微笑着。我，做诗的人，这孩子的母亲的丈夫，隐在看不见的地方，凝视着这幅图画。

51

早秋的时节天上没有一片云。河水溢到岸沿来，冲刷着立

在浅水边的倾侧的树的裸根。长而狭的路，如乡村的渴舌，没入河水中去。

我的心满盈盈的，我朝四周观望着，看着沉默的天空，流泛的河水，觉着快乐正在外面展延着，真朴如儿童脸上的微笑。

57

这个秋天是我的，因为她在我心头震撼着。她的闪耀的足铃在我的血管里叮呤地响着，她的雾色的面纱，扰动着我的呼吸。我在所有我的梦中知道她的棕色头发的接触。她走出去，在颤抖的树叶上，那些树叶在我的生命的脉搏里跳舞；她的两眼从青的天空上微笑着，从我那里饮啜他们的光明。

歧　路

12

我的心呀，紧紧地握住你的忠诚，天要黎明了。

“允诺”的种子已经深深地埋在土里，不久便要发芽了。

睡眠如一颗蓓蕾，将要向光开放它的心，沉静也将找到它的声音。

你的担负要变成你的赠赐，你的痛苦也将烛照你的道路，这日子是近了。

16

你黎明时走到我的门口，唱着歌；我被你从睡梦中惊醒。我很生气，你便悄悄地走开了。

你正午时走进门来，向我要水喝；我正在做事，我很恼怒，你便遭到斥责地走出去了。

你黄昏时，带熊熊的火炬走进来。

我看你好像是一个恐怖者，我便把门关上了。

现在，在夜半的时候，我孤寂地坐在黑漆漆的房里，却要叫被我斥走的你回来了。

20

天色晦暝,雨淅沥地下着。

愤怒的电光从破碎的云幕里射下来。

森林如一只囚在笼中的狮子,失望地摇着鬃毛。

在这样的一天,在狂风虎虎地扑打他们的翼膀的中间,让我在你面前找到我的平安吧。

因为这忧郁的天空,已荫盖着我的孤独,使你与我的心的接触的意义更为深沉。

77

"旅客,你到什么地方去?"

"我沿着林荫的路,在红色的黎明中,到海里沐浴去。"

"旅客,那个海在什么地方?"

"它在这个河的尽处,在黎明开朗为清晨的地方,在白昼没落为黄昏的地方。"

"旅客,同你一块儿来的有多少人?"

"我不知道怎样去数他们。

"他们提着点亮了的灯,终夜在旅行着;他们经过陆与水,终日在歌唱着。"

"旅客,那个海有多远?"

"它有多远,正是我们所要问的。

"它的波涛的澎湃,涨泛到天上,当我们静止不言之时。它永远地似乎在近,却又在远。"

"旅客,日光是灼炀的热。"

“是的，我们的旅路是长而艰难的。

“谁精神疲倦了便歌唱，谁心里懦怯了便歌唱。”

“旅客，如果黑夜包围了他们呢？”

“我们便将躺下去睡，直睡到新的清晨偕了它的歌声而照耀着，及海的呼唤在空中浮泛着时。”

世纪末日

1

这个世纪的最后的太阳，在西方的血红的云与妒忌的旋风中落下去了。

各个国家的自私的赤裸裸的热情，沉醉于贪望之中，跟了钢铁的相触声与复仇的咆哮的歌声而跳舞着。

2

饥饿的国家，它自己会在自己的无耻的供养里暴烈地愤怒地烧灼起来。

因为它已把世界当做它的食物而舐着嚼着，一口气吞了下去。

它膨胀了，又膨胀了。

甚至在它的非圣洁的宴会中，天上突然落下武器，贯穿了它的粗大的心胸。

3

地平线上所现的红色的光，不是和平的曙光，我的祖国呀。

它是火葬的柴火的光，把那伟大的尸体——国家的自私的心——烧成了灰的，它已因自己的嗜欲过度而死去了。

你的清晨则正在东方的忍耐的黑暗之后等待着。乳白而且静寂。

4

留意着呀，印度。

带了你的信仰的祭礼给那个神圣的朝阳。让欢迎它的第一首颂歌在你的口里唱出。

“来吧，和平，你上帝自己的大痛苦的女儿。

“带了你的惬意的宝藏，强毅的利剑。

“与你的冠于前额的温和而来吧。”

5

不要羞馁，我的兄弟们呀，披着朴素的白袍，站在骄傲与威权之前。

让你的冠冕是谦虚的，你的自由是灵魂的自由。

天天建筑上帝的座位在你的贫穷的广漠的赤地上，而且要知道庞巨的东西并不是伟大的，骄傲的东西并不是永久的。

爱者之贻

我的歌呀，你的市场在什么地方呢？夏天的微风里杂着学者鼻烟的气味；人们不休地辩论那"油依赖着桶或是桶依赖着油"的问题；黄色的稿子对于逝水似的无价值的人生蹙着眉峰；你的市场是在这些地方么？我的歌叫道：唉，不是，不是。

我的歌呀，你的市场在什么地方呢？幸福的人住在云石的宫殿里，十分骄傲，十分肥胖。他的书放在架上，皮装金字，且有奴仆为之拂去尘埃，他们的洁白的纸上写着的是奉献于冥冥之神的；你的市场是在这个地方么？我的歌喘着气答道：不是，不是。

我的歌呀，你的市场在什么地方呢？青年学生，坐在那里，头低到书上，他的心飘荡在青年的梦境里；散文在书桌上巡掠着，诗歌则深藏在心里。你的市场是在这个地方么？你愿意在那种尘埃满布的无秩序中捉迷藏么？我的歌迟疑不决地沉静着。

我的歌呀，你的市场在什么地方呢？新妇在家里忙碌着，当她一得闲暇，便跑到卧室里去，急急地从她枕下取出一本小说，这书被婴儿粗忽地玩弄着，而且充满着她的头发香。你的市场是在这个地方么？我的歌叹息一声颤震着，意思未定。

我的歌呀，你的市场在什么地方呢？禽鸟的歌声，宏纤毕闻；溪流的潺湲，也能清晰地听到，世界的一切琴弦将他们的音

乐倾注在两个翱翔的心上。你的市场是在这个地方么？我的歌突然地叫道：是的，是的。

昨夜我在花园里，献我的青春的白沫腾跳的酒给你。你举杯在唇边，开了两眼微笑着；而我掀起你的面纱，解开你的辫发，让你的沉默而甜柔的脸贴在我的胸前，明月的梦正泛溢在微睡的世界里。

今天在清露冷凝的黎明的静谧里，你走向大神的寺院去，沐过浴，穿着白色长袍，手里拿着满篮鲜花。我在这黎明的静谧里，在到寺院去的寂寞的路旁的树荫下面，头低垂着。

花　环

我的花如乳、如蜜、如酒，我用一条金带把他们结成了一个花环。但他们逃避了我的注意，飞散开了，只有带子留着。

我的歌声如乳、如蜜、如酒，他们存在于我跳动的心的韵律里。但他们，这暇时的爱者，又展开翼膀，飞了开去，我的心在沉寂中跳动着。

我所爱的美人，如乳、如蜜、如酒，她的唇如早晨的玫瑰；她的眼如蜂一般的黑。我使我的心静静的，只怕惊动了她。但她却也如我的花、我的歌一样，逃避了我，只有我的爱情留着。

有许多次，春天在我们的房外敲着门，那时，我忙着做我的工，你也不曾答理他。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心里病着，而春天又来了，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叫他从门口回转身去。当他走来而欲以快乐的冠给我戴时，我们的门是闭着的，现在他来时所带的是忧愁的赠品，我却不能不开门让他走进来了。

无　题

静听，我的心。他的笛声，就是野花的气息的音乐，闪亮的树叶、光耀的流水的音乐，影子回响着蜜蜂之翼的音乐。

笛声从我朋友的唇上，偷走了微笑，把这微笑蔓延在我的生命上。

（以上译诗原载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
《小说月报》和《文学周报》）

附录　泰戈尔传

他的诗正如这个天真烂漫的天使的脸；看着他，就知道一切事物的意义，就感到和平，感到安慰，并且知道真正相爱。



序

这册《泰戈尔传》原登载于一九二三年九月及十月号《小说月报》上。单行本，本想在泰戈尔到中国时出版。不料搁置于印刷的地方直到了现在。因为近来很忙，不能再细读一过，所以除了一二小错误曾改正了之外，其余文字一概都照旧。

虽然泰戈尔在去年四月已到过中国了，已在中国讲演了好几次了，然而能充分了解他的人究竟有多少呢？这篇传对于想知道他的生平与思想的人，也许不无小小的帮助。

我在附录里转载了我的朋友瞿世英君及张闻天君的几篇文字，应在此向他们道谢！

泰戈尔在中国的讲演，俱由我的朋友徐志摩君为之记录，他现在正在整理这个讲演集，大约不久即可出现。因此，这个小册子里对于泰戈尔在中国的行踪与讲演，便不再述了。

郑振铎　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绪 言

拉宾特拉那斯·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是现代印度的一个最伟大的诗人,也是现代世界的一个最伟大的诗人。

他的作品,加入彭加尔文学内,如注生命汁给垂死的人似的,立刻使彭加尔(Bengal)的文学成了一种新的文学;他的清新流丽的译文,加入于英国的文学里,也如在万紫千红的园林中突现了一株翠绿的热带的常青树似的,立刻树立了一种特异的新颖的文体。

现代诗人的情思,对于我们似乎都太熟悉了;我们听熟了他们的歌声,我们读熟了他们的情语,我们知道他们一切所要说的话,我们知道他们一切所要叙述的方法,他们的声音,已不能再引起我们的注意了。泰戈尔之加入世界的文坛,正在这个旧的一切,已为我们厌倦的时候。他的特异的祈祷,他的创造的新声,他的甜蜜的恋歌,一切都如清晨的曙光,照耀于我们久居于黑暗的长夜之中的人的眼前。这就是他所以能这样的使我们注意,这样的使我们欢迎的最大的原因。

他同时又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也如他的诗歌和其他作品一样,能跳出近代的一切争辩与陈腐的空气,而自创一个新的局面。

他在举世膜拜西方的物质文明的时候,独振荡他的银铃似的歌声,歌颂东方的森林的文化。他的勇气实是不能企及。

我们对于现代的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人物似乎至少应该有些了解。

他现在是快要到中国来了，我且乘这个机会，在此叙述他的生平的大略，以为大家了解他的一个小帮助。

他的传记的本身也是一篇美丽的叙事诗。印度人都赞羡着他完美的生活。自他的童年以至现在，他几乎无一天不在诗化的国土里生活着。我们读他的传记正如读一篇好诗，没有不深深的受它的感动的。我所以要介绍他的传记，这也是一个小原因。

去年二月的《小说月报》上，我曾做了一篇他的传，但未免太简略了。所以现在再在此做一篇较详细的。

我的这篇传里的材料，大部分都取之于泰戈尔的《我的回忆》与柯麦尔·洛依(B. Koomar Roy)的《泰戈尔与其诗》二书。此外还参考了几本别的书，他们的名字，恕不能在此一一举出。

第一章　家　世

拉宾特拉那斯·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生于一千八百六十一年五月七日。他的生地是印度的彭加尔[①]地区。印度是一个"诗的国"。诗就是印度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新生的儿童到了这个世界上所受的第一次的祝福,就是用韵文唱的。孩子大了,如做了不好的事,他母亲必定背诵一首小诗告诉他这种行为的不对。在初等学校里,教了字母之后,学生所受的第一课书就是一首诗。许多青年的心里所受的最初的教训就是:"两个伟大的祝福,能消除这个艰苦的世界的恐怖的,就是尝诗的甘露与交好的朋友。"许多印度人做的书也都是用诗的形式来写的;文法的条规,数学的法则,乃至博物学、医学、天文学、化学、物理学,都是如此。结婚的时候,唱的是欢愉之诗;死尸火葬的时候,他们对于死人的最后的说话,也是引用印度的诗篇。在这个"诗之国"里,产生了这个伟大的诗人泰戈尔自然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他的家庭是印度的著名的望族。近百年来,这家摇篮里继续产生了不少的伟大的人物,为彭加尔(Bengal)地方的文艺复兴的先驱者。无论在社会与宗教的改革,在艺术与音乐的复兴,在政治与实业的组织上,他们都立有很大的功绩。所以印度的人民,尤其是彭加尔的人民,一讲起这个家族都带着十二分

① 即孟加拉。

的敬意。在这样的家庭产生了他，也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这个家族当中，最著名的人有柯麦尔·泰戈尔(Prosonno Koomar Tagore)，他是一个地主，一个享大名的律师，一个编辑者，他生平做了不少的关于法律与教育的文字，又创办了英印协会，为它的会长；有莫汗·泰戈尔(Raja Sir Sourindra Mohun Tagore)，他是印度的一个最著名的音乐家，他创办了彭加尔音乐学校，及彭加尔音乐院，还著了不少的论印度音乐和乐器的书；有阿白宁特拉那斯·泰戈尔(Abanindranath Tagore)，他是一个著名的画家，印度艺术复兴运动中的一个领袖；有拉马那斯·泰戈尔王，(Maharaja Ramanath Tagore)他是我们现在所叙的这个大诗人的祖父的兄弟，一个政治上的领袖，并且也是一个著作家；有特瓦拉甘那斯·泰戈尔王子(Prince Dwarakanath Tagore)，他是这个大诗人的祖父，一个大地主，创办了地主协会，又是一个社会改造者，著名的慈善家，最初反对印度妇人殉夫的风俗。

在许多名人中，尤其著名的是这个大诗人自己的父亲特平特拉那斯·泰戈尔(Debendranath Tagore)。他不是一个国王，他不愿意得到这种的地位。但印度的人民却荣他更可贵的尊号，称他为"大哲"。他是印度近代的一个最伟大的社会的和宗教的改革者，他的牺牲的精神和坚定的主义，近代的印度没有一个人足以与之并肩。他是一个王子的儿子，然因要尽道德上的义务，竟把所有的地产，两手捧给他父亲的债主，使他自己安于一个穷人的地位。这些债务，本来都是没有法律上或文件上所规定的必要偿还的责任的。债主们为他的这个义侠的举动所感，竟留下一部分的财产还给他。他共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

儿，大诗人拉宾特拉那斯是他们当中最少的一个。在他们几个兄弟当中，著名的人也不少，有一个名特威琴特拉那斯（Dwijendranath）的，是现代的一个大哲学家。“松鼠从树枝上跃到他的膝上，鸟儿们栖息在他的手上。”

第二章　童年时代

大诗人泰戈尔在这样的一个家庭中度过他的童年。

他和别的两个孩子在一起读书，他们都比他大两岁；那时所读的东西，他早已忘怀；他所记得最真切的只有："雨溅叶颤"及"雨淅沥的落下，潮水泛溢到河上来"二句。这是他与文学第一次的接触；他说，当时的印象，到现在还没有消灭。

他在家中，不常见到他父亲；那个"大哲"是常在外面旅行的。他幼年的保护者是几个男仆人，他们都是很粗心很自私的。他们常常为免除他们的看护的麻烦起见，把小孩子们关在一间屋里，不准他们自由行动。有一个仆人，常叫泰戈尔坐在一个指定的地点，用粉笔在地上画了一个圆圈，把他包围起来，并且惊吓他说，如果他离开这个圆圈一步，就会有危险。他便坐在那里动也不动。因为他读过《拉摩耶那》(Ramayana)，知道有一个人因为擅自离开别人所画的圈子，后来竟遇到许多危险。幸而他所坐的地方，常近于窗口；他从窗中能够看见花园，看见一个池，许多行树，还看着往来的人与鸟儿等；鸭子在池中游泳，树影在水面映动。有一株榕树，尤使他注意，他在后来曾有一首诗写到它：

> "呵，古老的榕树，你的绞绕的树根从枝上挂下来，
> 你日夜站着不动，如一个修道者之在忏悔，

你还记得那个孩子，他的幻想曾随了你的阴影而游戏的吗？”

天然的景色，使他忘了囚禁之苦。

他在家中，几乎一步也不曾踏到大门以外。即家中的许多房屋，他也不能走遍。他父亲的房子在三层楼上，因为他常不在家，所以门终日都是关着。幼年的泰戈尔常偷偷的推门进内，坐在沙发上。

有一天，他正在可以看见大路的楼廊上游戏，他的外甥萨底亚(Satya)突然的“巡警！巡警！”的叫着，想去吓他。他那时候，还不明白巡警的职务是什么，仅知道他们是可怕的，犯罪的人一被他捕去，便如被鳄鱼吞入口内一样，永不会再出来。所以他一听见这个叫声，幼稚的心，大为恐怖，立刻逃进屋内，不敢再出去，静静的坐在他母亲的房门口，拿了一本《拉摩耶那》在读。这本书是属于他的祖姑母的。他的心渐渐的沉浸到书中去，看到一个悲惨的地方，竟哭泣起来。他的祖姑跑了来，把他的书取去。这件事，也使他许久不曾忘记。

他一天一天的长大，一天一天的更渴望到家宅以外去看看。

有一天，他看见他的一个哥哥和他的外甥萨底亚同到学校里去上学。因为他还少，他们不让他同去。当萨底亚回家时，向他夸说路上的经历。他竟哭起来，要求也到学校里去。他的家庭教师跑来，重重的打他几下，对他警告道：“你现在哭着要进学校，将来恐怕你更要哭着想出校呢。”他忘了这个教师的姓名，面貌及性质，但他的沉重的手掌和他的这个沉重的警告，则使他永不能忘。他说在他生平，不曾听见比这个更确的预告。

他的哭声，使他立刻达到他的愿望。他进了东方学院。在那里学的什么，他早已忘了，但他们的一种刑罚，则还留一个很鲜明的印象在他脑中。凡是不能背诵功课的儿童，都被罚立在木凳上，两臂伸开，手掌向上，在手掌上堆了好几片石板。

他很不喜欢这个学校。离了家庭的拘束，又进了学校的囚笼，他自然很不高兴。他的家庭教师的预言至此不幸而中；他不久竟离了这个东方学院，改进一个师范学校。但这个师范学校与他的性情也不相宜。同学对他不好，教师也使他讨厌，他自己曾说，有一个教师，常用粗暴的话问他，他以此为耻辱，因此对于他所发的问题，概置不答。全年之中，他都坐在一班的末座，不开口说一句话，只是自己在沉思着，在想解决许多人生的大问题。他说，"我还记着一个问题：如果我没有武器，将怎样去打败一个敌人。解决的方法就是如果我驯养了狮子，老虎和狗去开始战争，那么便容易得到胜利了。"

如此的一年过去了。到了年终考试时，他竟获到班中最高的分数。他的教师觉得很惊奇，以为一定有别的原因，便请学校当局复试。但复试的结果，他仍然保持他的原有的分数。

他既不喜欢这个师范学校，于是他的家人又把他送进彭加尔学院，一个英印的学校。虽然这个学校的学生和教师对他没有特别的恶感，但他仍然觉得它是一所监狱，一座病院。

他同时在家庭中研究生物学、生理学、物理学、几何学、历史学、音乐及英国文学等。他所最不喜欢的就是英文。他的家庭教师，常常很热忱的使他明白英国文学的好处，但他常是置之不见不闻。教师从著名的英国诗人的作品里，引几段名句背诵给他听，他却笑了起来，使他的教师弄得脸红耳热，只好停止背诵。

但他在实际上决不是不喜学问的，他所不喜欢的是强迫的和规定的课程。他心中充满了诗的冲动。当他极少的时候，即已醉心于诗歌。以后，则对于诗的兴味，一天一天的浓厚起来。

他最初学做诗，是由比他年纪大的一个侄子约底白鲁克僖(Jotiprokash)的鼓励。当泰戈尔七岁的时候，有一天正午，约底白鲁克僖突然的掖了他的手臂，引他进他的书房。对他说道：

"你有做诗没有？"

"我怎么会做？我还不知道怎样做。"

"我会教你的，我读过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Hamlet)虽然我不是一个诗人，但我觉得你的心情，如果好好的加以训练，必可以成一个大诗人。"

于是约底白鲁克僖便取了纸与笔，告诉他做十四缀音诗的方法。这就是泰戈尔第一次所受的做诗的方法。

当他在师范学校的时候，有一个教师，和他很好，知道他是喜欢诗歌的，便常常的教给他做诗的方法。他或者代泰戈尔出一个题目，或者自己先写了一二行，然后再叫这十岁左右的学生接下去写。

虽然他自己曾说，他家里的人对于他都不大留意，他的嫂子尤阻碍他做诗的天才的发展，然而他的诗童的声誉，竟一天天高起来，他的诗才竟一天天发展起来，如趋下的清溪一样，路中的圆石是不能阻止它的东流的。

他的童年时代，便是如此。

他在一封信上曾说道："我的幼童年代，已经不大记得。但我却很记得，常常的，在清晨的时候，我心上总不知不觉的泛溢着一种说不出的愉快。全个世界对于我似乎充满了神秘。每一

天，我总拿了一根小竹棒，在那里掘土，想着我也许可以发现那些神秘的一个。这个世界的一切美丽与甜蜜与芬芳，一切人民的走动，街上的唱声，鸢的鸣声，以及家园里的可可树，池边的榕树，水上的树影，清晨的花的香气——所有这一切，都使我感得有一个朦胧的认得的人物，幻化了这许多形态，以与我为伴。”

他又在一个别的地方说道：“当我回顾我童年的时候，这个总站在我记忆的面前，就是：人生与世界似乎是充满了神秘。我每天感到，并且想到，无论什么地方总有些不可臆测的东西，我之遇见他在什么时候也不能决定。似乎自然常紧握了她的手掌，向我问道：‘告诉我，我手里有什么东西？’我永远不敢回答，因为无论什么东西，在那里都是有的。”

他的爱自然，爱自然的上帝的心，在这个童年时代已经具有了。

第三章　喜马拉耶山

泰戈尔的父亲特平特拉那斯有一次到喜马拉耶山(Himala-yas)去旅行，那时，大家忽惊传着俄国侵略的消息；许多人都以为喜马拉耶山的地方很危险。他母亲因为他父亲正在那里，心里十分的惊慌。但是他家里的许多人，却都不肯分担她的忧虑。她最后跑到这幼年的诗人那里，要他的帮助。她问道，“你会写信到你父亲那里，告诉他俄国人的消息么?”他便动笔写这封信，这是他写给他父亲的第一封信。他不知信是应该怎样起首、怎样结束的，跑去问了一个人，才把它写成功。他父亲回了一封信给他。他叫他不要害怕；如果俄国人真个来了，他自己会把他们赶跑的。这些话并不能减少他母亲的忧虑，但在他心里，则以为父亲已经是没有危险了。自此以后，他便每天都想写信给他父亲。

隔了不久，他父亲从喜马拉耶山回家。全家换了一个样子。母亲自己到灶头上帮厨子的忙，他父亲久闭的房门口，也立了一个仆人，叫孩子们当他午睡时不要在房子外面吵闹。他们都轻轻的走着路，低声的耳语着，连向这房里一张望也不敢。

他这时候的功课，还是照旧，但他仍然是对于这些规定的功课不感兴味。他常常自动的读许多他所读不大懂的东西，但读时虽不大懂，却能深深的使他感动。有一次，他大哥看见黑云突然的密集，口里背吟着几句卡利达(Kalitas)的《云的使命》。他

这时候，连一句桑斯克里底(Sanscrit)文也不懂，但他的大哥的歌声，却使他十分感动。还有一次，他得到一本有插图的《古玩铺》一书，这时，他的英文程度还很浅，他把这书全读完了，其中的文句，至少有十分之九是他所不懂的，但他却有一个朦胧的具体观念，读时十分感动得兴趣。又有一次，他陪他父亲，坐了家艇到恒河上去。他父亲所带的书中，有一部约耶地瓦(Jayadeva)的《吉塔哥文达》(Gita Govinda)。它的诗句不是分行写的，全书都如散文一样，接连的写下去。当他读到：

"黑夜走过寂寞的林屋"

一句时，他心里感着一种隐约的美。他把那些诗句照音韵分开，把全书重钞了一过，给他自己读。这种工作使他得很大的快乐。然而他这时对于约耶地瓦所说的意义，实未完全明白。

依据他自己的这几个经验，他后来便发表一段对于教育的意见：

"教育的主要目的不在于解释意义，而在于敲打那心的门。如果我们问一个儿童，叫他叙说出在这样的敲门时，他心里所惊觉的是什么，他也许要说出些非常愚笨的话来。因为内部所发生的感觉是比他所能用言语表白的更为巨大的。"

有一天，他父亲叫他上楼，问他道，"你愿意陪了我同到喜马拉耶山去么?"离开彭加尔学院而到喜马拉耶山去！当这个幼年诗人听见这句话时，他真是惊喜欲狂！他连忙应了一声"愿去!"于是他们不久便动身走了。

他们先到鲍尔甫(Bolpur)，住在他父亲为静修而建的"和平

之院”(Shanti Niketan)里。他的外甥萨底亚曾到过这个地方，回来时告诉过他许多事情，并对他说，乘坐火车是个最危险的事，一不小心，滑下去就是死。又说，一个人一定要用全力坚坐在椅上，不然，车一开，大震动便会把人弹到外面出的。所以当他到加尔加答车站乘车时，心里非常害怕。到后来，他很容易的上了车，车开时又不见得有大震动，他心里反到觉得有些失望。火车迅驰的前进。广漠的田畴，清碧的溪流，翠绿的树林，苍老的村居，都在他眼前飞奔而过。黄昏时，他们到了鲍尔甫。他在轿中，闭目想把途中的美景一一存留在心上。

在鲍尔甫的时候，他行动非常自由，他父亲并不禁止他的游散。沙地上有许多美丽的圆石，小溪在他们中间流过。他常在这个地方，收集了许多奇形的圆石，把衣袋都放满了，他把这许多收获，都取出给他父亲看；他父亲很热心的说道：

“真是有趣！你在什么地方得到这许多东西？”

“还有许多许多，几千几万呢！”他说道，“我每天去收集了许多来。”

他父亲说道，“很好！为什么不用这些石子装饰我的小山？”

所谓小山，乃是一个土堆，他父亲常坐在顶上做早祷的。

当他离开鲍尔甫时，他因为不能把那些圆石带走，心里还很觉得烦恼。

他在鲍尔甫所最喜欢读的书，乃是《拉摩耶那》。他常常坐在露天底下，带着沉挚的情感，在读着这本书，有时，他读到书中悲哀的地方竟哭起来，有时遇到可笑的地方，他又笑起来，读到冒险的地方，他又为书里的英雄着急。这时，他又得到了一本日记；他常在这本日记上写他的童年的诗歌。他拿了这本日记在

手里，便觉得自己是个诗人；他常坐在绿草上，在一株小的可可树底下，两只赤足伸直着，在那里写他的诗。

他父亲要使他练习注意，便放少数钱在他身边，叫他负保管及记账的责任，又叫他开他的金表。但其结果总是常常错。有一天账目上的款却比给他的钱还多。他父亲说道，"我真要叫你做我的会计，钱在你手里，似乎会变多起来！"至于表呢，不到几天便被送钟表铺里去修理去了。

他们离了鲍尔甫到安里闸尔(Amritsar)去。在路上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火车停在一个大站，查票员跑来验票。他很惊奇的看着这幼年的诗人，好像有些疑心。他走开了，又同了一个人来，看了一看又走了。最后站长自己跑来。他看了泰戈尔所执的半价票问道：

"这个孩子已经过十二岁么？"

他父亲回答道："没有。"

那时他实在只有十一岁。但他的身体，也与他的诗才一样，都是早熟的；在别人看来，他的相貌实比年龄大。

站长说道，"你必须代他买一张全票。"

他父亲一句话也不说，从皮箧里取出一张数目很大的钞票交给那个站长。当他们把余钱找还他时，他随手把这些钱都掷到窗外去，说道，"我从没有一句谎话，尤其是对于钱。"站长立在那里，感得他自己的卑鄙。

安里闸尔的金色的寺院如在梦中似的，跑到他的眼前。有好几个早晨，他伴了他父亲到湖中的一个寺院去，杂在众人中祈祷。黄昏的时候，他父亲面对着花园坐着，月光从树叶中穿过来，映射在地上；他便为他父亲唱着祷歌。他父亲低着头，握着

手，专诚的静听着。这种景象，他到现在还不曾消融掉。

他父亲带了好几部书来教他读。最初选择出一本《法兰克林传》来（The Life of Bemjanin Franklin），但不久他父亲便觉得不好。法兰克林是一个太职业化的人，他的狭隘的计算的道德，使教者引起厌倦的心。同时，他父亲又教他《桑士克里底读本》第二册和《通俗天文学》。他有时察看他父亲带去给他自己读的书；这些书中，使他最注意的是一部有十册或十二册之多的琪彭(Gibbon)的《罗马史》。他觉得它是干燥无味的东西。他想道，"我是一个小孩子，没有帮助的，读了许多书，是因为必须要读的。但是，一个大人，他本来可以随意的读书或不读书，为什么也是如此呢?"

他们在安里闸尔约住一月；到了四月的中旬，他们便动身到喜马拉耶山上去。在安里闸尔的最后几天里，泰戈尔心中已感觉到喜马拉耶的强大的呼唤之声了。

他们走上山坡。春花在路边崖隙中盛放着，瀑布在森林中挂下。泰戈尔的双眼几乎没有停视，他只恐怕把美景忽视了。他的心涨满了新的愉快。最后，他们住到一个山顶上。虽然气候已近五月，那里依然觉得寒冷：山峰的阴面，冬雪还不曾消融。在他们的房屋下面，有一座森林，这幼年的诗人，常常一个人跑到那里去。

他睡的房子在那所屋的尽端。他卧在床上，从窗中可以看见远处戴雪的高峰，在星光下面朦胧的耀着。有时，他在半睡半醒时，能够看见他父亲披了红的披肩，手里提着灯，轻轻的走过去，坐在游廊里入定。他又睡着一会。他父亲便到他床边，推他起来，那时夜的黑色还未过去。这时是他记诵桑士克里底文的

时间。太阳升了，吃了早餐，等他父亲做完祈祷，他们便出去散步。但他怎能和他父亲同走呢！许多大人且追他父亲不上。隔了一会儿，他便从山上的一道便道里回家了。等他父回来，他又读了一点钟英文。下午又要读书。但他早晨起身得太早了；到这时候“睡眠”便来复仇。他父亲看他要睡，即停了不教。而那时“睡眠”却又飞走了。他取了棒子，个山上去乱跑。他父亲并不阻止他。这位大哲向来是不干预他儿子们的自由的。

泰戈尔常常由这个山峰跑到那个山峰，自然对于他显出千万的神秘。青碧无垠的天空覆盖在头上，银练似的瀑布从千丈的悬崖上倒挂下来，水声潺潺的响着，大树如祈祷者，静悄悄的立在那里，他这时便与岩石以及这一切大树瀑布为伴侣。他的心胸扩涨着，如河流之泛溢。

他这时并未忘了家。他常常对他父亲谈到家里的事。当家里的人一有信来，他便立刻拿给他父亲看。

他如此的伴他父亲在喜马拉耶的山峰上住了几个月，后来，他父亲叫一个仆人送他回家。他在这时期所受的他父亲的人格的感化与所得的自然的美景的赏赐，使他终生都印着痕迹。

第四章　加尔加答与英国

自从泰戈尔由喜马拉耶山回到加尔加答，他在家庭里的地位较前变了一个样子。他这次的归来，不仅是从旅行回家，而且是从他仆人的专制底下，回到他家的内室里去。当许多家人聚在他母亲室内时，他在他们当中已能占一好地位。黄昏时，家人都集在露台上，他是一个重要的发言者。以前，他在师范学校时，第一次在读本中知道太阳比地球大千百倍的事实，回家时，便惊喜的跑去告诉他母亲；现在他在这个黄昏的聚会中，又把他在喜马拉耶所学的天文学的知识，一一的都搬运出来。但使他母亲喜欢的乃是他说到他已能背诵《拉摩耶那》的桑士克里底的原本，她说道，“快把《拉摩耶那》的原文背诵几节给我听！”但是他所读的原文的《拉摩耶那》实在只有在读本中的几节，且已记忆得不大清楚。但他这时在这种的热心于她儿子的天才的母亲前面，却又没有勇气说“我已经忘记了”。于是只好就所能记得的参以自己的话读出来。她的喜悦之心，一时按压不住，便叫了他的大哥哥来，说道，“你听拉宾(Rabi)读原文的《拉摩耶那》，他读得真好！”泰戈尔便在他面前读了几句，但他大哥那时正忙于自己的著作，并不热心听著他，仅说了声“很好”，便转身走开了。

他自游了喜马拉耶山，及得到入内室的权利以后，对于学校的生活，更觉得不欲再继续下去。他想了种种方法，逃避入学。他的家人不得已，只得把他换了一个学校，从彭加尔学院转到圣

史卡佛(St. Xavier's),但结果也不见得好。他的兄弟们,这时对他都已失望,他的大姊有一天说道,"我们都希望拉宾有成就;但我们的希望的幼芽,现在已遭摧折了。"这时,他家里还有一个家庭教师。他见泰戈尔对于规定的课程不感趣味,便为他解释《战神之生》及莎士比亚的《麦克伯》(Macheth)。他初用彭加尔话解释《麦克伯》给泰戈尔听,然后叫他把它译出来。他同时还自动的读了许多彭加尔的书和杂志,常在日记簿涂抹了许多诗句。他很想成一个诗人。他的诗才渐渐的发展,他的教师及几个家里的人,渐渐承认他的天才;他在家中便得了诗人的称号。这时有一个杂志新出版,他的诗歌第一次被刊登在上面;他的散文第一次出现时也是载在这个杂志里。他著作的心很热切,有许多夜,他不睡眠,一个人在房里的微光下读书,远寺的钟声铿然而鸣。夏夜月明如昼的时候,他便如幽灵似的,在花园中的树荫下或月光中走着。

当他十六岁时,他的一个兄弟创办了一种杂志,名《巴拉特》(Bharati),他大哥做了编辑,他也参预编辑部的事;在第一号里,他做了一篇评论及一首名《诗人的故事》的长诗。

《巴拉特》出版后的第二年,他的二哥想把他送到英国去留学。他父亲答应了他。于是泰戈尔便随了他二哥到阿默达拔(Ahmedabad);他的二嫂和侄子们这时在英国,所以他二哥在阿默达拔的房子是空着。泰戈尔觉得他自己的英文程度不好,便常取了一本英文书依赖字典的帮助,逐渐的读下去。自他幼时,他读书已有不求甚解的习惯。这个习惯所收获的果实有好有坏;他到了现在还受着它的这种影响。

在阿默达拔住了六个月,泰戈尔便动身到英国去。他以一

个十七岁的向未与外界交际的儿童，投身入英国社会的大海中，心里自有些惶恐。幸而他的二嫂和侄子在白里顿（Brighton），给他以不少的照应。

冬天到了。他们正坐火炉旁边，孩子们忽然很激动的跑进来说道，“下雪了，下雪了！”他们立刻跑出去。外面是异常的冷，地上满铺着白雪。这种自然是与他故乡的不同的。灰色的天空，洁白的雪，对于他都如一个梦境。

他的日子在快乐中过去。他二嫂待他很周到，他的两个侄子终日与他在一处游戏。这是他给他的心与小孩子的第一次。他心里充满了愉快与新鲜的感觉，他自己重与小童的天真的国土相接触。

这种境遇，不久便不能继续，因为他到英国来，目的在于学法律，成一个律师。他先进白里顿的一个公共学校，后来又移到伦敦，住在一个宿舍里。每天有教师来教他拉丁文。他的窗外，除了赤裸裸的脱叶的树以外，什么景色也没有。这种沉闷的生活，在泰戈尔是万难忍受的。

他的二嫂又叫他到台房萧（Devonshire）去。那里有山有水，有汪洋的大海，有满缀小花的草地，有青翠的松林，还有二个可爱的活泼的小伴侣。他眼中所见的都是美，心里所有的都是快乐。他常常带了伞，坐在海滨的岩上；绿波无际，海涛澎湃，晴日在微笑，松林的影子静谧的立着，他在写他的诗。

义务又来召唤他，使他不得不离了这里而回到伦敦去。这一次，他住在史格得博士（Dr. Scott）家里。史格得夫人看待他如自己的儿子。

他在伦敦住了几个月，他有一个兄弟要回家，他的父亲叫他

一同回去。他得到这个召命，心里十分高兴；故乡的光明，故乡的天空似乎都在静默的呼唤他。当他向史格得夫人告别时，她握了他的手，哭着说道，“你既然要走得这样快，为什么先前要来我们这里呢？”

第五章　浪漫的少年时代

泰戈尔现在是一个十八岁的少年；他饮着青春的酒，他的热情，他的感触，奔驰而外放，他所见的仅是爱情与浪漫。同样的自然，同样的人民，同样的生活；然而现在对于他似乎都变了一个样子。他要知道，这是他自己变了呢，还是世界变了呢？不久，他便发现，他自己是先变，然后与他接触的世界也变了。他童年时代的神秘主义已经还给了森林与花与山与星。他现在已不是一个神秘者而是一个写实主义者了，有一个时期，他竟成了一个享乐主义者，——穿着最好的时式的丝裳，吃着美食，做着叙爱情的抒情诗及其他文艺作品。

他和他家里的人，这时似乎都很隔膜。他在五十岁时，自己曾说道，"我自十六岁至二十三岁的一个时期的生活是一个极端的放浪与不守规则的生活。"但他这时所做的抒情诗，却都是极好的诗。

"我跑着，如香麝之在林影中跑，闻着他自己的芳香而发狂。

夜是五月的夜，风是南来的风。

我迷了路，我浪游着，我寻求我所不能得到的东西，我得到我所不寻求的东西。

我自己欲望的印象从我心里跑出来，在跳着舞。

熠耀的幻象闪过去。

我想把它紧紧的握住，它避开我，引我到迷路。

我寻求我所不能得到的东西，我得到我所不寻求的东西。”

泰戈尔在这时候，正是“闻着他自己的芳香而发狂”的时候。他在《快乐的悲哀》里又写道：

“快乐睁开他的倦眼，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说道：‘我在这样的一个明月满地的夜里，仅有孤零零的一个人，’于是所有他的思想，都放在歌声中——‘我是怕孤寂的，我不见一个人来访问我——我是孤独的，我是孤独的。’

“我走近他，轻轻的问道：

“‘你所希望的来安慰你的人是谁呀，快乐？’

“快乐开始哭了，他说道：

“‘爱情，爱情，爱情，我的朋友。’

“快乐又接下去说道：‘我愿意我死了，把我自己重生而为忧愁。’

“‘你为什么这样的绝望，快乐？’我问道。

“‘为什么，我是孤独的，孤独的，不见一个人来访问我。’

“我问道：‘你喜欢看见的是谁呢，你心里所爱慕的是谁呢，快乐？’

“他的眼睛中又闪耀着泪点，他说：

“‘爱情，爱情，我的朋友，仅是爱情。’”

快乐所要寻求的，正是他这时所要寻求的。

他是一个大哲学家，印度的精神的与爱国的领袖，一个歌者，一个戏剧家，一个编辑者，一个教育家，而超乎这一切，他却是一个爱的诗人(The Poet of Love)。爱情从他的心里灵魂里泛溢出来，幻化了种种的式样；母亲的爱、子的爱、妻的爱、夫的爱、情人的爱、爱国者的爱、自然的爱、上帝的爱，一切都在他的优美的诗歌里，曼声而恳挚的唱出来。他的歌声漾荡在天空之下，轻轻的触着人的心弦，深入的飞住在他们的心灵上，使他们快乐的笑着，脉搏几乎停止，眼里闪耀着泪珠。

他表白爱情，极为自然，因为他自己经历过一切爱情与生活的阶级。他经过爱的颤动，热情的奔流，失望的凄楚，默修的静谧。而在这少年时代所唱的恋歌，尤足以激动一切沉醉在青春的梦里的少年的心灵。

他的这些恋歌，曾引起印度的许多道德家的反对，他们联合而攻击这个少年的作家，他们怕泰戈尔的这些诗歌，要破坏印度的旧道德。即青年的人见他的甜蜜的恋歌也有不少引起反感。有一次，当泰戈尔的歌声，已经换了他的调子，许多人都忘了他少年的浪漫，而敬仰他若大圣时，有一个人在一个学校的宿舍里，唱着泰戈尔的一首情诗：

“这里，我爱，这里来！走过我的这个乐园里，看我的花木在什么地方是美丽的开着。西风柔和的吹拂着，风中带着花的芬香。月光照着，一条银色的河，潺湲的流下林路。”

一个少年叫道，“你为什么唱这个淫词？”他告诉他说，“这是泰戈尔的诗；”他更觉得惊奇，直到把原文拿出来给他看时，他才默然无语。

像这种的误解，是常常要发生的；这些举动仅足见妄施讥弹者的无识，至于伟大的作者，则固如日月之中天，他们的光明决不是微风所能吹得熄的。

泰戈尔这时候是最自由的；他脱尽了他家庭的传袭的主见。他随意的写诗，随意的毁了它；因他这时的诗大概都不是在纸上而是在石板上写的；他不是为了博朋友的悦乐而写诗，乃是如闲云之舒卷，流水之淙淙，完全为他自己的快乐而写的。他在《我的回忆》里曾说，“石板似乎对我说道，‘不要怕，写你自己所喜欢写的，擦一下，就可以都拭去了。’我如此的写了一二首诗，毫不拘束，我觉得极愉快。我心里在说道，‘我所写的东西，终于成了我自己的了！’”在别一个地方他又有一段话提到这时的情况：

“在我做诗人的历史中，这个时期最使我留恋。从艺术方面看起来，《桑底亚·桑吉特》(Sandhya Sangit)也许没有什么特殊的价值，因为这一集里的诗都是未成熟的。它的文字与思想及韵律，都不能表白得确当。它的最好的功绩乃在能表现我的自由的，不受拘束的思想。所以虽然在批评家看来毫没有价值，而在我看来，那快乐的价值却是无限量的。”

在诗的内容以外，泰戈尔这些情诗的韵律与风格也受了当时批评家的不少的攻击。他们以为泰戈尔的诗，把彭加尔固有的格律破坏了。但这种论调，现在也已销声匿影了。泰戈尔对于彭加尔文字之所以有大功，即在于他之引用了许多新的优美的韵律与新的活泼的形式。现在的许多彭加尔的少年诗人，差

不多都是受了他的感动，而努力去模仿他的作风的。

泰戈尔很早的就成了一个著名的戏剧家。他家里的文艺空气很浓厚。他论著完了一本剧本，即可在家里聚了几个同嗜好的人把它方试演起来。他自己也参与在他所著的剧中，当其中的人物之一。他最初在十四岁时，即已著了一部歌剧，名《巴尔米基·柏拉底瓦》(Palmiki Prativa)。此后继续做了许多这一类的剧本。他们自己著作，他们自己歌唱，他们自己演做。在这种的快乐空气中，他度过了他的二十岁。有些戏剧批评家说，如果泰戈尔愿意到舞台上去，他一定可以成一个彭加尔的最伟大的伶人。

他从英国被他父亲叫回来后，许多人都以为他不能在英国学法律，是很可惜的事，都叫他父亲再送他到英国去。这个第二度的远行，果然不久便实现了。与他同行的是他家里的一个亲戚。但他们走到中途，又因事折回了。法律的神似乎阻止他入门。

当他受批评家的种种攻击时，他得了一个很重要的朋友，使他鼓励起精神，不顾一切，迈步向前走去，在诗国中成就了许多伟大的高尚的功绩。这个人就是彭加尔最伟大的小说家却脱柏西亚(Bankim Chandra Chattopadhys)。他们第一次的遇见，在一个政治家、历史家与小说家杜特(Romesh Chandra Dutt)家里的结婚宴会里。杜特为要向彭加尔最伟大的作家致他的敬意，特以一个花圈套在却脱柏西亚的颈上。却脱柏西亚立刻把这花圈从自己颈上脱下，把它放在泰戈尔的颈上，说道，“这个花圈应该给他——你没有读过他的《桑底亚·桑吉特》么?”杜特道，“没有读过。”于是却脱柏西亚便举出这诗集里的许多好诗，极端的

赞颂它们。这样的出于意外的荣遇，使泰戈尔眼中满含着快乐的感激的泪。他忘了所有从平庸的批评家那里受到的苦痛，认识了他自己的天才与地位。却脱柏西亚的这个荣典，对于泰戈尔实比诺贝尔奖金(Nobel Prize)更光耀万倍。

泰戈尔的少年期，虽曾如上所述，沉浸于肉感之中，高歌着恋情的调子，但他的精神的灵的感觉，究未完全在他心上拭去；他的心还时时的受这两个潮流的冲击。即在他受肉的感官的诱惑最甚的时候，灵的光明仍然还熠熠的在他心头里照耀着。

这两个肉的与灵的潮流的冲突的经过，在他的长诗《爱人在夜与在早晨时》里能够充分的表现出来。

第六章　变迁时代

泰戈尔的浪漫的少年生活，到了二十三岁时告了终止。他这时候正与一个女子结了婚。灵的感觉，渐渐的在心里予了优势。他渐渐的舍弃了他的清新的恋歌的调子，而从事于神的赞颂。可爱的神，已把她的面纱卸下了。

> “清晨的时候，我在自由学校街上看日出。一层纱幕放开了，我所见一切的东西都清明起来。全部的景色是一部完美的音乐，一部神奇的韵律。街上的屋宇，儿童的游戏，一切都似是一个明澈的全体的一部分——不能表达的绚丽。这个幻景继续了七八天。每个人，即那些吵扰我的人，也都似失掉他们人格的外层墙界；我是充满了快乐，充满了爱，对于每一个人及每一最微小的东西……在自由学校街上的那天清晨是第一次给我以内在的幻景的事物之一，我想把它表白在我的诗里。从那时候起，我觉得这就是我生活的鹄的：表白出人生的充实，在它的美丽里。证明其为完整的。”

这就是他看见放下面纱后的神或自然的经过。

在这一天，他做了一首诗，名《泉的觉醒》，这首诗在艺术上虽不能算是极高，却足以表显出泰戈尔的那时的内在的情绪与

他的个性。

“我不知我的生命经历了这许多年以后，到今天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一种觉醒。我也不知道，在清晨的时候，太阳的真光怎么会射进我的心，或那晨鸟的音乐怎么会钻入我心房的黑暗的最深处。

“现在，我的全心身是觉醒了。我不能制御我心的愿望。看呀！全个世界连基础都颤震着，峰与山纷乱的卓列着；带着水沫的波浪在愤怒的汹涌着，似乎要撕裂这个地球的心，以报禁制它自由的仇怨。大海受了朝阳之光的接触，表现着喧哗的狂乐，意欲吞没世界以求它自己的充满。

“呵，残酷的上帝！为什么你把大海也禁制住了？

“我——自由的我——将洒布温润于我的四周。我手里握着松散的发和鲜花。带着使日光为之朦胧的光采，将附了虹霓的羽膀，从这个山游行到那个山，从这个星球游行到那个星球；或者我将变形为河流，然后从这一国流行到那一国，唱着我的使命，我的歌。

“不可解的事发生了，我的全心身为一种觉醒所苦，我听见大海在远处的呼声。是的，它的呼声！它的呼声！大海的呼声。然而，然而——在这个时候，为什么所有的墙都围绕了我！我的心仍旧听见那呼声在说着：

“‘谁愿意来？谁愿意来？那些愿意来的，在冲破石墙的范围以后，在以爱情温润了坚刻的世界以后，在冲刷森林使之成新绿以后，在使花朵盛放以后；在以你的生命的最后的呼吸安慰世界的碎心以后——如果那时谁愿意进到我的

生命里，那么，来吧来吧。'"

"我来，我来——他在什么地方，他的国土在什么地方？我不管，我将倾注我生命的最后的一滴水在这个世界上，我将唱着温柔的歌；而我的为热望所击的心也将以它的生命与远处大海的生命相合。于是我的歌声将终止了。

"但是又是堤障，堤障围绕在我的四周！这是怎样的一个可怕的监狱！让一下一下的击着，击破这监狱；因为今天晨鸟在唱着奇异的歌，太阳的真光也已射进我的心中。"

他的这个歌，虽然写完了，他的这个内在的幻景，却永不曾在他心上拭去。这种新的觉醒使他的情绪更为深挚，思想更为深刻，成了一个伟大的世界的诗人。

当这个新的觉醒的热情已冷了些时，泰戈尔又做了一首诗，记述他在这个时期里的生活的经过；这首诗名《复合》(The Reunion)：

"自然母亲！在我孩童的时候，我常在你亲热的膝上游戏，且很快乐。后来，事情发生了，我飘游到外面去，飘游得离你更远更远了，我进了我少年之心的无垠荒野，而且迷了路。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没有星球，什么星都没有。包围在西麦林的(Cimmerian)黑暗中，那地方的秩序纷乱着；我是唯一的一个夜间的旅客。

"我弃了你在后，亲爱的自然！走进那荒野，消磨了许多许多不安舒无休息的时日。

"但是现在，一只小鸟已指示我出那荒野而到那无尽际

的幸福之海的岸的道路了。

“花开着，鸟又在飞着，天空又和着四周的乐声而歌。生命的波浪四处起伏着，日光似在他们上面跳舞。

“和风吹拂着，光在四处微笑，无垠的天空在他们上面望着。我又看看我的四周，看望自然的神奇的表现。

“有的走近了我，有的称我为‘友’，有的要和我游戏。有的微笑，有的唱歌；有的来，有的去，呵，是怎样的一个不可表白的快乐的全景呀！

“自然母亲，我很明白，你在这许久以后，又寻着我，你的失去的孩子了。那就是你把我亲爱的抱在怀里，开始唱你的森严的富于和谐的音乐的原因；那就是和风向我吹来，再三的拥抱着我的原因；那就是天空异常的快乐，把他的清晨照在我的头上的原因；那就是从天平线的东门来的云片这样注意的凝视着我的脸的原因；那就是全宇宙再四的招呼我，把我的头埋藏在她的胸前，仅在她的胸前的原因。”

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十分明了泰戈尔对于自然母亲的情感是如何的亲切，并可见他对于他自己少年时代的浪漫行径是如何的悔恨。

但他对于自然的爱，虽如此的热烈，而对于人间的爱却并不因此减少。他并非遁世厌世的人，乃是入世爱世的人。在这里，他便与印度的古代的圣人绝对不同。乔答摩(Priwe Gautama)听见了自然的呼声，他即刻离了世界，弃了他一切所有的，成了遁世者，成了释迦；茶旦耶·狄孚(Chaitanya Dev)听见了这个呼声，他也离了他的爱母，离了他的妻与子而去修行。但泰戈尔

听见了这个呼声，却使他对于世界更为接近；他的对于自然的爱，成熟而为对于千百万的被压迫的与被损害的人的爱。看他的下面的一首诗，便可以明白他的对于人间的爱恋与对于修行遁世者的反抗态度；

"中夜的时候，一个要做修行者说道：

'现在是我弃了我的家而去，寻求上帝的时候了。唉，谁蛊惑了我，使我留住在这里这许久呢？'

上帝微语道：'我。'但那个人的耳朵是被塞住了。他的妻子，躺在床的一边，和平的睡着；一个婴儿睡在她的胸前。

那个人说道：'什么人愚弄我这许久呢？'

那个声音又说道：'就是上帝，'但他并不曾听见。

婴儿在梦中哭起来，更紧的靠近于他的母亲。上帝命令道：'停止，愚人，不要离开你的家庭，'但他仍旧没有听见。

上帝叹了一口气，诉说道：'为什么我的仆役要飘游的去找我，去寻求我呢？'"

他的父亲大哲人台平特拉那斯·泰戈尔忙着解决第二世界的问题，但是他，诗人泰戈尔，却努力爱这地球，爱这地球上的人类，想合天与地而为一。

他之爱世界如一个守财虏之爱他的金钱。他甚且疑惑到天的给幸福于地上的生命的能力。他说："呵，我是怎样的爱这个世界呀！它静静的躺着。我觉得似乎拥抱了她和她的一切的绿树与鲜花，河流与平原，清晨与黄昏。我常常在诧异，天空它自

己是否能给我们以所有的幸福，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快乐。天空怎么能给我们以所有的东西，如这种正在长成的人类的宝藏，这样充满着温柔，怯懦与爱情的么？……她似乎在我耳边微语道：'我是神的女儿，但我没有他的能力；我爱，但我不能保护；我能够开始，但我不能完成；我给人以生，但不能救之于死的手中。'这个无帮助，这个怯懦，这个不完全，与这个不能与爱分离的消损的焦切之心，使我嫉妒天空，而我之爱世界因此更甚。"

在这个时候，泰戈尔已有三十岁左右了。他的人世间的经历愈深，他饮了人类的欢乐与哀悲的酒愈多，则他的对于上帝与自然与世界的情绪愈为沉挚深刻，他这时候所做的与以后所做的诗歌，所发的乐音虽然复杂，而他的琴弦却仅有一条，即上帝的爱。天上的日月与星辰，地上的绿树与花朵，都对着上帝述说他们的爱。有许多崇信上帝者读了他的歌，泪真在眼中溢出，还有许多祈祷者，在他们早祷、晚祷、午祷的时候，以他的诗歌当做赞美诗唱。

他的诗集《白拉摩·桑格特》(Brabmo Sangits)是这时所做的宗教诗的集子。这个集子出版时，他已成为彭加尔人崇敬的中心。批评家的箭头，已永不会再向他放射了。

他的英文的诗集《吉檀迦利》(Gitanjali)，即系包含他所做的宗教诗的一部分的集子；当这诗集在英国出版时，不仅感动了以热忱介绍这诗集的诗人夏芝(Yeats)，且感动了全英国的人，全欧洲的人。北方的瑞典立刻将"世界诗人"的名誉贡献给这个彭加尔的伟大的作家。这些宗教诗，不仅是达到泰戈尔的抒情的与灵的天才的最高峰，且实为世界文库中一种最希贵的诗的及神秘的作品。

许多年以前，他的父亲曾读了他的一首儿童时所做的宗教诗而笑起来。这件事，泰戈尔到这时还不曾忘掉。但在这个时候，这个印度的大哲人似乎也受他的儿子的这些歌声所感动了。他忽然叫他的儿子到他住的地方来，要听他唱他所做的歌。于是他便唱道：

> “我的眼不能见你，然你却常常在我眼前。我的心不能感到你，然在沉默中，你却使我觉到你永远都在那里。……
>
> “没有朋友的人与被弃的人都能常常觉得你，觉到你的爱。即那无家的飘泊者也可以在你为我们全体而建的一所屋里住着而得到安慰。”

他的父亲听完了这首诗，便带颤动的声音感动的说道：“歌是超绝的，我已认识了你的天才。”于是这老人便给了他儿子一束纸。诗人泰戈尔解开这些纸，得到一张五百卢比的钞票。这就是他因他的诗歌得到的第一次的诺贝尔奖金。

第七章　旅居西莱达时代

诗人泰戈尔的长兄特威琴特拉那斯，是一个大哲学家，前面已经提过。他对于实际的事务方面，毫不注意。他父亲叫他去管理他的乡间的产业。他到了那个地方不久，立刻便觉察出农民的穷苦。许多农民都跑来诉说他们的苦处。这位哲学家受了很深的感动，便打了一个电报给他父亲，叫他寄钱来帮助穷苦的农民。他父亲以为一个良好的管理员，必须使地主与农民各能满足。所以他把特威琴特拉那斯叫回来，换了他最小的孩子、诗人泰戈尔去管理这些产业。

这位少年诗人，管理这些产业的时间很久。他常常住在一只家艇里，泛泊在柏特玛(Padma)河，及它的支流上面，与自然密切的接触着。他对于自然的各方面，都观察、研究、恋念、爱惜。下面的两封信是他从西莱达写的，叙述他那时的在家艇里的生活及他对于柏特玛河的爱恋极详：

"我现住在我的家艇里。这里我做了我自己及我时间的超绝的主人。那家艇如我的旧大衫一样，异常的舒服。我在这里，喜欢怎样想便怎样想，且随着我自己的心意去幻想：要读多少书，做多少文字也随我的喜欢做去。我坐椅上，足放在桌上，我的心灵，沉泛在这天色斑丽，光明晕照的暇日里了……实在的，我非常亲爱这个柏特玛河，它是怎样

的荒芜，怎样的旷远无垠。我觉得如骑在它的背上，爱恋的在拍着它的头颈。……我不再愿意在众群舞台的足灯之前做一个脚色。我倒愿意在我们住在这里时的所有的明亮的时日里，于沉默孤寂中，尽我的责任。这里的人并不特可注意，但自然却伟大而庄严。……当我在乡路间走着时，我把人也当做自然之一物了。河水流经许多奇异的地域，人道的水流也是如此，它从它的各支流里流着，经过浓密的森林，寂寞的草地，繁华的城市，常伴以它的神乐。让河流唱道，'人时来，人时去，但我则永远流着，'是不对的，——因为人也是永远循着他的千百支流永远的走着的，他的一端连在生之根里，而其别一端则入死之海里——而全部则被包围在神秘的黑暗中：在这两个极端中间，躺着生命，劳动与爱情。"

"我在没有旅游柏特玛河之前，很怕因为常常相伴之故，我对于她不能觉得有趣味。但当我一浮泛在河上时，我的一切疑虑都消失了。水波汩汩，船身微荡，天空光洁，柔绿的水灏莽，河岸上树林的枝叶新鲜，——颜色，音乐，跳舞，及美丽集合而使自然的高超的和谐，照耀着光彩。所有这一切在我心里惊醒了一种敏锐的趣味与沉挚的愉快。"

这个恒河之女，及它的两岸的广漠平原的影响，都反映在泰戈尔所有的以后的著作里。他在这里，使他的"黄色彭加尔"穿上了理想的衣衫，且给他以在生命的真实里的无限之前的一种深沉的意义。他在一封信里，曾说起他对于彭加尔的恋爱：

“每天晚浴之后，我必沿河走了许多路。然后我便在我的舢板上设了一个床，我的背平躺在床上，在黄昏的沉静的黑暗中，我自问道：‘我来生还能够生在这样的多星之天的底下么？我来生还能够这样的躺在一只舢板上，在我们的黄金彭加尔的哥拉河上么？’我常常怕我也许永远不能再有机会在这样的一个黄昏里愉乐着。我也许会生在别一种环境里，心灵的感觉，与现在完全不同。我也许能遇到这样的一个黄昏，但这个黄昏也许已不会这样亲热的躺在我的胸前，以她的松散的黑发蔽盖着我了。我最怕我将来会生到欧洲去。因为在那个地方，我将不能这样的躺着，以我的全身体全灵魂都向上望着。在那个地方，我也许要在工厂、银行或国会里做苦工。因欧洲城市里的街道都是用坚石、砖头及水门汀铺设，便于商业及运输，所以人的心变了坚硬，而最适于商业。在他们的坚石所筑的心里，决无丝毫的空地以植柔美的藤蔓，或一叶的无实用的绿草。”

他如此爱恋彭加尔，如此的亲切的抚摩着彭加尔的绿河与青山与多星的天，闲暇而自由的生活，使他唱出一首超绝的《黄金彭加尔》的歌：

“我爱你，我的黄金彭加尔，因为你的天空和你的空气常拨动我心的弦。

“春天的时候，你的檬果树呼吸出花朵的狂香，秋天的时候，你的已收获的田野，在享用的祝福里微笑着。亲爱的母亲！呵，你的爱，以如此华丽的装饰，衣被了河的两岸，树

的荫影，你的爱真是不可表白的温柔呀。母亲，你的唇的呼吸接触着，没有什么东西在我耳朵里比之它更为甜蜜。当我注意到你脸上最少的至情的痕迹时，我的眼睛里即浮泛着泪水。我童年的时候，曾在你的游戏室里娱乐过，现在，当我一接触到你的尘土的微粒时，我便觉得幸福。

“黄昏的时候灯火在室内亮着，我放下我的工作与游戏，跑到你的亲爱的膝上来。在乡村中，家牛和善的凝视着到渡口的沿路的田野，鸟儿快乐的在枝头歌唱着。——树枝投射它们的荫影，以慰安日中的灼热，天井里照耀着割来的谷稻的堆束，我度过我生命的日子，觉得和你的牧童及农民是兄弟。

“母亲，我虔敬的低下我的头，沉在你的足的尘土中，我见到他们比见到金刚石及翡翠的尘土还要宝贵；我预备贡献我所有的一切，在你足下。”

当印度的新的国民运动开始之后，泰戈尔的这首诗曾时时的被他们带着新的热忱歌唱着。

当这个时候，泰戈尔见到真可算是沉醉在自然的慰爱中的了，但同时他又开始尝到人世的悲苦，这便是他与农民接触的时候。他在农村中，见到了许多的专诚朴质的农民，深受他们的纯朴的精神与虔心的理想主义的感动，常常给他们以物质上的帮忙；正直而慈悯的管理他们。他自己又研究起家庭药学，帮助他们有病的人，无论日夜，一闻有人病了，他便带了药具，自己去看望他们，给他们以药。因此，他与农民的接触愈为密切。然而他们的疾苦与无助更使他在睡梦中都觉得不安。在下面他的一封

信里，足以表白他的对于农民的同情。

> “当我对印度农民观察时，我心里觉到忧愁。他们是如此的无助，好像是地球母亲的婴儿们。她如果不用自己的手去喂养他们，他们便要挨饿了。当她的胸干燥时，他们便号哭着；如果他们得到一点东西吃，他们便又立刻忘了一切的过去的苦恼了。我不十分知道社会主义者要求财产的分配究竟是否可能。但是，它如果是绝对不可实现的，那么，上帝的法律真是残酷，人类真是无助的不幸的了。如果忧愁要住在这个世界上，让它住着吧，但必须有几线可能的光明，使人的更高尚的天性，可以奋斗，可以希望，而将这样的情形改进。有些人述说一种极残虐的理想，以为在人类之中，要求生活需要分配的可能，实是一种梦想，又说，有些人是命运注定了要饿死而无可救药的。这至少也可以说是一种残酷的理想。”

他在一八九三年七月四日，从他们家艇中写了一封信，这信也足以看出他的对于农人世界的苦闷的感觉：“这里有大水。农民割了未熟的稻，用船载回家去。我听见他们的叹息与忧愁的诉说。当这次水灾来时，稻田都快要成熟了。不幸的农民所希望的不过是能有几粒好谷在谷堆里而已。

“在宇宙的工作里，慈悲必定有在什么地方，不然我们怎么能够得到它呢？但去寻它的寄托的地点却极不容易。几千万无辜的不幸的男女的怨郁，没有高级法庭可以告诉。雨随着它的喜欢落下，江河随他的愿意而流去，没有人能够从自然那里恳求

及得到挽回。我们安慰我们的心说，这问题是在意想以外的。——然而我们却同样的体验到在造物的难测的法律上还有些慈悲和公平。”

他如此的与农民亲切的同住着，又把财产征收的方法改革过，成绩较他的大哥大有进步。农民爱戴他、恋念他，收税的人也受了他的道德的感化，贿赂已成了过去的东西。几年以前，泰戈尔手下的一个收税人，私自受了一个卢比的贿赂，他立刻觉得十分的不安，向泰戈尔忏悔自己的行为；泰戈尔也并不追究他。

泰戈尔对于农民的恩惠与同情，及他的想改善农民生活的企图，在农民方面固然十分的感激他，使他的名字深深的占领在他们的心里，然而这个地方的英国官吏却也深深的生了妒嫉及猜疑之心，时常以种种的方法阻碍防止他，正如前几年他因为为他的学校聘请了一个爱国诗人做教师而大受印度总督的猜忌一样。

在西莱达的许多年里，泰戈尔的文学的收获很丰富。他的大部分的短篇小说都是在这个地方写的，他的诗歌在这时也出产了不少。

第八章　泰戈尔的妇人论

泰戈尔帮助了他父亲做了许多关于社会，宗教及政治的改革的工作。他对于用教育来提高印度妇人的地位的事业，尤为注意。他绝对不相信妇人的劣等说。他表同情于孔德(Comte)的话："无论男或女性，都有其他一性所无的东西，每一性补足其他一性，也受其他一性的补足；他们没有相同之处，两性的幸福与完美即在于此性要求或领受彼性所仅能给予的东西。"

在近代女权运动未发生之前，他已有一种公平的主张。他虽然不大相信妇女参政；但他却以为：如果男子在政治上能尽他们的责任，女子即完全没有选举权也不要紧。但是当男子不能实行他们的义务，不能正当的统治时，则女子出来要求选举权实是公平的举动。在二十几年以前，他有一封信，讲述他的妇人论甚详：

"我想了一会之后，得到一个结论：在男子的生活里没有那为妇人生活的特质的充实。妇人的言语、衣服、态度与责任，都是一种统一的继续。这个主要的原因，乃在于许多年代以来的自然，已经决定她们的活动的范围。这些时候内，在文明的理想上，并没有什么变迁、革命或转移，足以引导妇人离开她们的继续的路的。她们所有的事是工作，恋爱，安慰，再没有别的事了。这些功用的技能与美丽，愉妙

的混在她们的形体，她们的言语及她们的举止上。她们的活动的范围，和她们的天性已互相合在一起，如花朵及它的芬香一样。所以充溢于她们之中的只有和谐。

“男子的生活便有许多不安定的地方了。他们经历各种的变迁与工作的过程的记号，是很显著的印在他们的形体与天性上的。前额的异常突起，鼻部的丑异的耸出，颌骨的不美的发达，在男子是很普通的，在妇人则不然。如果男子这许多年代以来，都沿了一条路走去，如果他被训练去做同一的工作，那么，男子便会有一个范式发生了，他的天性与工作，也会包笼在和谐之中了。在那种情形里，他们便不会去这样辛苦的思想着，奋斗着以完成他们的责任了。各种事件都会非常平顺而美丽的做去了。于是他们便发达了一种天性，他们的心灵也不会以最少可能的激怒，而即飘游开责任的路了。

“自然母亲铸造妇人于一个范式里。男人则没有这种原始的束缚，所以他不向一个中心观念而发展他的充实。他的歧异的不驯的热欲与情绪，站在他的和谐的发展的路上。韵律的束缚是诗歌的美的原因，同样的，定律的音韵的束缚也是妇人的所有的充实与美丽的原因。男子像不联络的怪异的散文一样，毫不和谐，毫不美丽。那便是诗人常以歌声、诗、花与河水来比妇人的原因；他们永不会想到以这些东西来比男子。妇人如自然界里的最美丽的东西一样，是联合的，是平均发展的……是受美好的束缚的。没有怀疑，没有相违的思想，没有专门的辩难，能够破坏一个妇人的有韵律的生活。妇人是完善的。”

东方与西方的妇人的地位的高低，是常引起辩论的一个题目。基督教里的人不明白印度社会组织的精神，他们以为印度妇人的命运是很悲惨的。印度的守旧者，则毫不明了印度以外的世界的情形，以为印度妇人的生活是极幸福的。但是泰戈尔则不然，他对于两种社会的情形都很熟悉，他看出两方的妇人都有好处与坏处。惟有施以适当的教育，才能矫正那些坏处而发展那些好处。他以为欧洲文明的进步，适足陷妇人于日益不幸的地位。男子受生活的压迫，都不愿意有家庭的负担，孩子一长成，便也立刻离开他母亲不一反顾。所以西方的妇人，不得不违反他们的天性，到社会里去求工作，求生存。泰戈尔以为这个社会和谐的破裂即欧洲妇人所以要求男女平权的主因。妇人既不欲在家庭，于是欧洲的家庭便渐渐的消灭，而旅馆则日见其增加。男子以马，以狗，以枪，以烟管，以游荡为娱乐，所有他们工作的钱，都耗在自己身上，而妇人的和谐生活，渐渐的被其破坏，她们对于这种生活环境的变迁，显然的还未十分习惯。其结果则为不安与艰苦。至于印度妇人则不然。她们使印度的家庭微笑着温柔，甜蜜与爱情。男子和治家的女子，住在一起觉得快乐，女子们也永不曾诉过苦。英国人在理想中，以为印度妇人是极苦的。泰戈尔以为这种思想正如水中的鱼类，以人类在陆地上的生活为不好，而欲发慈悲之心，引人类到海的深处去。英国人看见印度人的朴质生活，看见他们的小屋，他们的粗木的器具，油的土灯，绳结的床，棕叶的扇子，总悲悯他们的生活，总以为印度的妇人是男子的奴隶。然而在实际上，印度的男子与妇人的生活是一模一样的。他们虽没有沙发，没有美丽的舒适的

家具，但他们却相信着。他们喜欢爱情与家庭生活较甚于一切物质上的享乐。至于西欧的人，则喜欢生活的快乐与家具，似乎较家庭与爱情为尤重。

他的关于女性的哲学，在他的诗剧《齐德拉》(Chitra)里，发挥得很详细。

第九章　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

泰戈尔父亲的一个彭加尔的朋友，偶然写了一封英文的信给他，这位大哲人把原信退了回去，并不回答他，为什么一个彭加尔人写信给彭加尔人，要用英文写呢？这就是国家主义。泰戈尔自幼即受了这种爱印度与印度文化的教育。在少年的时代，他和几个爱国的朋友，常常秘密的集会在一处，闭了门，低声的谈着，讨论印度的实业与政治的改革方法。他因为要养成勇敢的精神，常出去打猎，故意去做劳苦的事。他写了许多崇颂爱国的与自己牺牲的诗。当他的兄弟约特林特拉那斯(Gyotridranath)组织了一个轮船公司，与英国的一个公司竞争时，泰戈尔曾极热忱的帮忙过他。他出去讲演组织的重要，宣传国家主义的福音。当他相信着："一国的诗歌、绘画及音乐灭亡时便是这个国家的灭亡"的话时，他便专心去做一个诗人以重兴印度。

泰戈尔诚然是一个印度的国家主义的诗人。如果突然的有了一场天灾，把泰戈尔所有的哲理深邃的论文，所有的专门的历史的解释，所有的游动心灵的短篇小说，所有的有力的比譬的戏曲，所有的布局谨严的长篇小说，所有美丽动人的抒情歌谣，一切都毁灭了，而住在印度的人，仍然会记起这个大诗人的，因为他的国歌使印度人永远不会忘记了他们，他的国歌，具有印度生活的不朽的印记，印度的名称，存在一天，他们即有一天的影响。

欧洲的史诗与抒情诗是不常深住于群众的心中的，印度则不然，他们的诗歌，大概多以口相传的。所以泰戈尔的爱国诗歌，几乎没有一处不在唱着。清晨的时候，朝阳耀着他的金色光采，便有许多人在路上唱着这些歌，唤人醒来，加入对于神与祖国的祈祷。午潮满涨的时候，牧童在榕树的四布绿影底下游戏，他们也对着他们自己，对着枝上的鸟，田野中的牛唱着这些诗歌。当印度的景色浴在落日的淡光中时，船夫向下游驶去，农夫肩锄回家，——他们又都在唱着泰戈尔的这些国歌。他们在国家的国会与会议里唱着，在王子的宫中，乞丐的口中唱着，在结婚时与祈祷时唱着。

有些批评家以为泰戈尔的国歌未免太软弱了，似仅适宜于印度的现在的应用。这是实在的，他没有火焰一般的热力，没有瀑布一般的涌涛；这也是实在的，他的国歌所能引起的仅是较柔和的情绪。没有刚锐强毅的反抗精神。然而印度的精神原是退让的。当他们唱道："你的祖国在竞斗着，在受苦着，唉！她在饥饿着，仅有肯尽责任的儿子才能解母亲的忧呀！"其影响实较唱："醒来，快起来，战胜，而且把压迫者的暴力冲到地下去"为更大。泰戈尔的国歌即是具有前者的精神的。他把祖国理想化了，他用许多种的方法来说明她，在读者的心中起了许多种的热情。他叙她的金浪起伏的稻田，她的微笑而芬芳的花朵，歌唱着的鸟，潺湲着的溪流，以及尖耸的山峰，甜蜜的家庭，而笼罩以热情的爱感。他唱道：

"我的祖国，我对你贡献了我的身体，我为你牺牲了我的生命；我为你而哭泣；我的音乐也将唱歌着为你而祈祷。

“虽然我的臂腕无助而且无力，而他们仍将为你，仅仅为你的原故，而去做事；虽然我的刀不庄严的污锈了，而他也仍将斩断束缚你的链子的，我的甜蜜的母亲。”

有几任的英国的印度总督，想摧残彭加尔的爱国运动的精神，采用了俄国式的告密及审判制度，泰戈尔的歌鼓动起爱国者的精神。他的歌感发青年人的灵感，使他们为祖国而受苦，而牺牲，而微笑的走上断头台。有一个印度的爱国者，当他受死刑时，他口中还唱泰戈尔的下面的歌：

“兄弟，不要灰心，因为上帝并不曾在睡。
绳结愈紧，你的受束缚的时期也将愈短。
咆哮之声愈高，你也得愈快的从你的酣睡中醒来。
压迫的打击愈厉，他们的旗帜也将愈快的与地接吻。
不要灰心，兄弟，因为上帝并不曾在睡。”

当印度的青年爱国者为了爱国之故，受尽了各方面——他们的朋友、亲戚，甚至他们自己的父亲——的压迫与嫉视时，他们又在泰戈尔的《跟随着光明》的那首歌里，得到了鼓励，与感发的甘泉：

“如果没有人响应你的呼声，那么独自的，独自的走去吧；如果大家都害怕着，没有人愿意和你说话，那么，你这不幸者呀！且对你自己去诉说你自己的忧愁吧；如果你在荒野中旅行着，大家都蹂躏你，反对你，不要去理会他们，你尽

管踏在荆棘上，以你自己的血来浴你的足，自己走着去。如果在风雨之夜，你仍旧不能找到一个人为你执灯，而他们仍旧全都闭了门不容你，请不要在心，颠沛艰苦的爱国者呀，你且从你的胸旁取出一根肋骨，用电的火把它点亮了，然后，跟随着那光明，跟随着那光阴。”

还有两首为祖国而祈祷的诗，也引起许多人的热情：

“其使我国的土地与江川，空气与果实成为甜蜜的，我的神。

其使我国的家庭与市场，森林与田野都充实着，我的神。

其使我国的允诺与希望，行动与谈话成为真实的，我的神。

其使我国的男女的生命与心灵成为一个，我的神。”

“彼处心是不恐惧的，头是高抬着的；

彼处知识是自由的；

彼处世界是不被狭窄的局部的墙，隔成片片的；

彼处言语是由真理的深处说出来的；

彼处不倦不疲的努力，延长手臂以达于‘完全’；

彼处真理的清澈的川流是不会失路而流入‘死的习惯’的寂寞的沙漠上的；

彼处心灵是被你导引而向于‘永久广大’的思想与行动的——

我的天父，其使我国警醒起来，入于那个自由的天国里。”

泰戈尔之所以宣传着，呼喊着，要求大家努力以取得的即是那个自由的天国。“朋友们，现在已不是睡梦的时候了，合力工作的时间已到”；“如果你希望生活，且在这个世界上令人尊敬，第一先要预备为你的祖国牺牲你的生命。”

他的爱国的诗歌，所蕴蓄着的是爱恋，是鼓励，是牺牲的精神，但却丝毫没有愤怒，嫉妒，或厌憎世界上任何人的暗示。这是他与一切标榜“铁与血”的激进的爱国者不同之处。因此许多人多反对他的主张，更激烈些的，则常常的骂他。有一个在美国的印度留学生曾说道，“我不高兴见泰戈尔的脸，我不欲走过街与他相见。即一个贩卖印度货的不识字的商人，为了要虚价而入狱者，也比这个大诗人高等些——他实是一个道德的懦怯者，食了自己的话，然后去休息。”然而深知他的人，却很原谅他，知道对于上帝的爱与祖国的爱，是他的生命里的两个主要的特色。上帝是他永久的伴侣，祖国则是他常常想到的目的物。不过，他并不是一个浅窄的印度的国家主义者，而是一个世界的国家主义者——一个世界的人道主义者罢了。他的世界主义是已达了“完善”之巅的。他是一个二十世纪的理想者，相信人类的一体，因其分而益显其繁富。他以为人类是超乎一切国家之上的。国家的，种族的各种分子，以及他们在人类社会里的合作是宇宙和谐的发展的要素；正如人体的各类机关，他们的区分与合作，为人的康健的发展的要素一样。他想，玫瑰花的使命在于开放花瓣以互相分别，同样的，人类的玫瑰的美丽也因不同的国家与种

族之达到他们的最完全的特质之点，同时又以爱情的带附着于人类的干上而达到完全之境。那就是东与西的生活所以不同，东与西的使命所以不同，而他们的最后目的又是相同的原故。他有一次在英国人与爱尔兰人联合欢迎他的宴席上说道："虽然我们的言语不同，我们的习惯不同，而在根底上，我们的心是一个。……东是东，西是西，但这二子必相遇于友爱，和平与互相了解之中，他们的遇合且将因他们的不同而更为有效果，它必会导引这二子在人类的公共祭坛之前行神圣的结婚礼。"

第十章　和平之院

泰戈尔在一九〇七年时，即与实际的政治与政治运动断绝关系，还在这个时候以前，他的内心里，感到一种变迁的光，这个变迁要求因印度的再造而为更完满的牺牲。他不注意于政治、经济及其他，而欲用教育的改造为印度改造的基础。充满了自由与爱的教育不仅能发展智力与道德，而且能造成一个精神的人。他最反对强迫的注入式的教育；他以为教育的全步程，应该愈简易愈自然愈好，务使儿童受最少的痛苦。为要实现他的主张，他便在鲍尔甫(Bolpur)办了一个学校，校址即为以前他的父亲用来静修的"和平之院"(Shantineketan)。经济与社会的批评，常为他的计划的阻碍。但他的父亲却很帮助他。他的精神也极坚定，决不因外界的影响而自馁。一九二四年，这个学校便开始成立。最初仅有三四个学生。泰戈尔自己的儿子是第一个入学的人。他自己有关于这个学校的一段话：

"我为了要复现我们古代教育制度的精神，决定创办一个学校，学生在那里能够在生命里感觉到一个比现实的满足更高尚更光荣的东西——熟悉生命它自己。我想把小孩子们的奢侈除去，使他们复返于朴质。所以因此之故，我们的学校里，没有班次，也没有凳子。我们的小孩子们，在树下铺了席子，在那里读书；他们的生活，力求其简单。这个

学校建立在大平原里的大原因之一，即在于要远远的离开了城市生活，但在这一层以外，我更要看孩子们与树木一同生长；因此两者的生长之中有了一种和谐。在城市里看不见什么树。他们是为城墙所限禁的。城墙不会生长。石块与砖头的死重压抑了儿童天性里的自然的快乐。

"我在学校里，并不曾得到最好一类的孩子。社会看这个学校为一个刑罚的住所。大部分的学生都是因父亲不能管束，才把他们送到这里来。"

然而因泰戈尔与他的合作者的爱感与看护，这个学校的学生学业的与性格的成绩却都很好。英国与印度人办的学校，须八年才能预备好的课程，在"和平之院"只要六年就可以够了。

这个学校的日程与别的学校完全不同。学生们和教员们在清晨四点三十分时即须起床。

他们自己把床整理好，全体跑出来，唱着歌，祈祷万有之主。栖息在树枝上头的鸟儿们，被惊醒了，也加入他们的歌队里而合唱着。沐浴以后，他们穿了白丝袍，坐下去，自己静修着，祈祷着。然后吃早餐，吃的是牛乳，米粥或其他清淡的食物。课程的开始是七点三十分。学生们铺了自己的席子在树下，坐在上面，书本是没有的，无论授文学、历史或地理都是如此。仅在教授实验科学时，他们才有物理或化学的试验室。功课都用口授，太阳暖暖的晒着，微风送来花的芬香，绿叶和了教者的音乐而籁籁的响着。每一个教员，一班至多不能教过于十个的学生，有的时候，一班只有一个学生，所谓班次也并不固定。如果有一个英文程度高的学生，他上英文课时可以随了别的高级生同上，他的算

学及其他功课，则仍在自己班里上。十点三十分时，功课已上了三点钟，学生们随意唱歌。隔了一会儿，学生们与教员们又去沐浴。有的到溪流里去，或在那里游泳，有的跑到井边，大的学生带小的学生汲水，穿衣服，如一个母亲一样。沐浴后，又唱赞美诗祈祷上帝。午饭的时间是十一点三十分。所吃的是米饭、青菜、牛油及牛乳。饭后，小孩子们便在图书馆里看书，看杂志，或研究自己的功课，或做其他自己所喜欢做的事。二点钟时，各班又在树下开始授课。教员们授课时不能用木棒或其他的身体的刑罚。四点钟时，功课已毕。他们便都在运动场上踢足球，打网球及做其他游戏。他们的体育，也和他的学业一样，胜过其他一切学校。他们的足球队曾打败了加尔加答的许多别的球队，他们的兵操也能与陆军学校里的最好的学生相比肩。又使他们能忍耐寒热；热天叫他们在太阳下面跑了好几里路，冷天也在屋外，除了疾病的时候以外，都不穿鞋袜。有的时候，他们一次能走到二十几英里的路。这种斯巴达(Spartan)式的练习，使“和平之院”里的儿童，身体都非常康健。

许多“和平之院”里的较大的儿童，受了泰戈尔的影响，常常跑到邻村去，救济穷苦的居民。他们假装要演戏法，召集了许多人在空地上。后来他们停止了戏法，开始以兄弟的精神向他们讲演。所得的影响极为伟大。他们为村中的小孩子们创设了日校与夜校。当村人疾病的时候，他们看护他们如一个亲人。他们专心一意的为村人谋幸福；在炎热的夏天，他们如苦力似的，为村人建筑住屋。这种精神，是泰戈尔所希望养成的。他希望他的学生，能在生活里合印度的精神的趋向与西欧的社会服务的精神而为一。

游戏毕，学生们又沐浴过，穿上他们的白丝袍，约有三十分钟，在那里祈祷及静修。然后去吃晚餐。在“和平之院”里，大家都是严格的持素食主义的。泰戈尔的父亲绝对不欲在鲍尔甫住的人饮酒，食肉，或其他扰乱“和平之院”的神圣的和谐的举动。晚餐后，学生与教师们联合做各种智慧上的娱乐。

泰戈尔与印度的习惯相反，他的学校里很注重音乐。他爱音乐，相信它的高尚的影响。音乐班在晚上召集起来。他们唱着，以各种乐器和着。所以这个学校里很产生了几个第一等的歌者与音乐家。他们又有一个戏剧团，有时便演泰戈尔作的剧本，他自己教导那些孩子们，有时且自己加入演剧者之列。

他们在夜间又编辑他们的报纸，全校中共有四种的报纸，全都是用手来写，用手来作图的。他们所作的，有的是诗歌，有的是文学评论。

一天的工作完了，在九点至十点之间，他们便去睡觉。

泰戈尔他自己住在一间屋里。晨钟一响，他便起来，有时且在钟声未动之前起来，早浴后，坐下静修了好几点钟。他在这个屋内，常常自己做饭；所吃的极为简单。他有时出去散步，且很喜欢园艺的事。简朴的生活，高尚的思想，这两句话可以写尽他在鲍尔甫生活的情形。他在一个星期总有两次对学生及教师们讲演。他极爱那些小孩子。有的时候，有一二个孩子偷偷的跑进他的屋里，看他微笑着，摇着头，在写一首诗。有一次，这样偷进去看的一个孩子突然叫道：“简直像一个疯子。”泰戈尔答道：“是的，我的孩子，诗人是比疯子更坏的。你什么时候跑进这屋里呢？”

有一个六岁的孩子，坐在泰戈尔的膝上，弄着他的胡子。这

孩子说道，“你做了那么多的诗，为什么不教我做诗呢？”泰戈尔答道：“我的孩子，诗歌的负担是异常之重的，我不欲使你有这种负担。”那孩子说道：“是的，我自己会去学做。他们似乎都很喜欢你的诗，虽然你是担负重一点。”现在这个孩子有十余岁，已能够用彭加尔文做很美丽的诗了。

自他定居于鲍尔甫后，他做了许多好诗与好的戏曲，《吉檀迦利》里的诗及《暗室之王》，都是在这时做的。他平时不大与外界交通。但有时则到各处去讲演，如前几年曾到美国及欧洲去过。至于他的“和平之院”则到了现在，已经是很发达了；经费已很充足，最近又改为“国际大学”。

第十一章　泰戈尔的哲学的使命

泰戈尔在他的诗歌与散文著作里所表现的精神主义的理想，都是印度哲学的真理。印度是具有哲学的心灵的。她经过许多年代的对于生与死的最深沉的问题的默思，发展了一种玄想哲学的系统，使世界上许多著名的贤哲都为之赞颂，为之倾心。以前慕劳尔(Max Müller)教授，曾在一个讲演里，极端称颂印度及其思想："如果我看遍了全个世界，要去找出一个国家，最丰富的具有自然所能给与的一切财富，权力，与美丽——在有些地方简直是一个地上的乐国——的，我必向印度指着。如果有人问我在什么天空底下，人的心灵曾最完全发展出它的几件最好的赠品，曾最深沉的浸入生命的最大问题，曾解决了好些这种问题，很值得使研究过柏拉图与康德的人的注意的，我必向印度指着。如果我问我自己，我们在欧洲的人，我们天然的完全受了希腊与罗马及赛米底的一族犹太的思想的影响的人，从什么文学里，我们可以得到那最需要的正确，以使我们的内部的生活成为更完全，更有意识，更为普遍的，即是，更为真正的人的，一个生命，且不仅仅为了这一生，而更为是一转世的永久的生命，——我仍旧是向印度指着。"

印度思想的最高点在于《优盘尼塞》(Upanishad)的吠陀(Uasonta)哲学。法国哲学史家考辛(U－Consin)说道："我们不得不屈膝于东方哲学的前面，在这个人类的摇篮里看见最高

哲学的出产地。”叔本华(Schopenhauer)也说道:“在全个世界中,没有一种学问是比之《优盘尼塞》更为有用,更为高尚的。它是我们的生时的慰安,也将是我们的死后的慰安。”慕劳尔说道,“如果叔本华的这些话要再加以说明,我愿意因我自己经过长久的专门研究许多哲学与许多宗教的结果而为它说明一下。如果哲学的意义是为了一个快乐的死的预备,那么,在我所知道的哲学中,没有比吠陀哲学是更好的预备了。”

泰戈尔在他的哲理的诗里所唱的,在他的《生之实现》的论文里所说的,就是这个《优盘尼塞》的哲学。它述说宇宙的一体——在现象世界的分歧里的根本上的一体。华滋华士(Wordsworth)是一个奇异的自然诗人。他对于自然精神是亲切的,但有时是含混的。他的歌声优雅清越,但所唱的却为世界是忧愁所造的,“我们的生不过是一个睡眠与遗忘”,“狱室的阴影开始紧罩在长成的孩子的身上”一类的哀歌。泰戈尔的哲学则与他完全不同。在他看来,世界是充满了快乐与爱的,幸福在全宇宙中跳舞着。这个世界诚然是有忧愁,但他们却如印度秋天的浮云一样,反能增明月的光华。在底下的一首诗里,我们可以更明白的看出他的生与爱与动作的哲学:

“啊,我的最感恋的地球母亲,我是怎样常的恋念的看着你,又是怎样常的从我的心里,不可禁的快活的唱出来呀!我身心的要质融化入你自己的里面之后,你便不绝的在永久的中间,旋绕在远星转动。而你的嫩绿的草叶,长在我身上,花儿繁锦似的开着,树林如阵雨似的把他们的花果落在我身上。是的,落在我身上。所以当我一个人坐在柏

特玛河边时，我能够容易的感觉到，是的，我是感觉到，绿草的种子是怎样的向上长芽；生命的酒精是怎样的永久的灌注在你的心上；花朵是怎样的从美丽的枝干上开出；大树与蔓草是怎样的因接触着太阳的幼光而快乐的颤抖着，竟如婴孩在他们母亲胸前吃乳倦了时的快乐一样。

"那就是为什么当秋月的清光照在金色的收获的田上，当椰子树的绿叶快乐的跳舞着时，我会感得很深的快乐，而想到我的心灵浸渗在水，在地，在林中之叶，天空的碧色中时的原因。全个宇宙似乎静静的呼喊我一千次到它的胸前去。从世界的奇异的游戏室里，我也听见那微弱而熟悉的我的旧时游侣的快乐的声音。

"啊，地球母亲，请把我带回你的心中——生命在这个心的千种不同的路流出，歌声在那里以千种不同的调子唱着，跳舞在那里以千种不同的式样跳着，心灵在那里永远是思索的，而你是自己辉煌的有益的站立着。"

泰戈尔是相信勃莱克(William Blake)"人的身体与他的灵魂没有区别"的话的，但他更一步，不相信他父亲所信的二神论而相信吠陀的一神论，即世界不惟是为神所造，而且是由神自身造出的教义。

有一次，有一个印度的哲学家对他的学生说道："世界不仅是为神所造，且是由神自身造出。"

"那怎么能够呢？"学生问道。

先生回答道："看那蜘蛛吧，它从它自己的身体里，引出了丝线，以造成一个奇异的蛛网。"

东与西之间并不曾有一道鸿沟。哲学与科学一样，是世界的。它不知什么东与西。它冲破了一切物质的界限。在这一方面，泰戈尔的《生之实现》，实给了世界的人类以不少的利益。它的优雅的文体，高尚的思想，是全个世界都应赞颂的。

"所有的东西都是从永久的快乐中生出来的。"泰戈尔在《生之实现》说道，"这个快乐，它的别名就是爱。……我们不爱，因为我们没有感觉，或者可以说，我们没有感觉就因为我们没有爱。因为爱是一切围绕我们的东西的极端的意义。它不仅是感想的；它是真实的：它是快乐，是在一切创造之根上的快乐。"

在《优盘尼塞》中有几句话："世界是从爱中生的，世界是被爱所维系的，世界是向爱而转动的，又是进入于爱之中的。"这个真理，泰戈尔在《动作的实现》里更完备的发挥出来。他在那里鼓吹着爱与正当的动作。这个爱与动作的使命在欧洲各国互相摧毁的时候，尤有特别可注意的地方。欧洲虽经了长久的战争，而他们国际间的仇视，仍未丝毫消泯。基督的同胞的和平的理想，已在狂逆的西风中吹散。嫉妒，猜疑，欺诈，是他们的戴皇冠的魔鬼。在这个时候，印度的哲学，泰戈尔的爱的哲学，对于欧洲乃至全个世界，实是具有很大的使命的。太沉溺于静修与玄想的习俗，使印度的光荣灰暗了，印度的尊严被侮辱了；而同时太崇奉物质主义的结果，却使西方诸国也如被巨伤的大兽，在吼叫，在受苦。这两个极端的思想的和谐，能够带来一种理想的事实；泰戈尔的使命就在于此；人类的永久和平与自由与发展即存在于这个和谐之中了。

第十二章　得诺贝尔奖金与其后

一千九百十三年的冬天，瑞典的文学会，以诺贝尔奖金(Nobel Prize)奉给泰戈尔。这是东方人第一次在欧洲得到的荣誉。在这个时候以前，泰戈尔的《吉檀迦利》(Gitanjali)的出版，虽然使欧洲读它的人为之惊异不止，然而对于泰戈尔并未十分了解。但从这个把一九一三年的诺贝尔奖金给予他的消息传出后，他的名字才常常在许多平常人的口中说着，他的作品才常常有人去研究，他的思想和生平，才常常有人要想知道。他的文学上的地位，从这时起才在世界文坛上确定了；他的名誉，也从这时起才变为世界的了。——不仅欧洲人美洲人知道他，连东方的中国与日本向来与世界文学，尤其是自己东方的近代文学，不相接近的，也立刻认识了他。

这一次诺贝尔文学奖金之给予泰戈尔，除了关于泰戈尔的自身外，许多人都以为是世界上一个很大的消息。欧洲的文坛，本来不大与东方的文坛接近，对于近代东方文学尤有蔑视之意。从这时以后，这种意见才渐渐的泯灭。一个美国的著作家这样说道："这个奖金将勉励西方的人类去访求东方的人类所已说的话，或将要说的话。这件事将把以前永未解释过的东方，为西方解释一下。所以这件事成了一件历史上的事实，一个那半球明白这半球的转点。"不仅如此，这件事且表白出东与西的友谊一个新时代的黎明。东与西的文学，艺术与理想的互相了解，互相

赞赏，如一阵大风似的，能够把国际间或人种间的敌视的与歧异的见解的黑云吹散到天外去。这个期望，我们在这时说出，也许觉得是过早，但我们看泰戈尔近来在欧洲的影响与他近来的努力的成绩，却使我们决不能相信这是一种不可能的期望。

他的作品，从这个时候以后，译为英文的一天多似一天。有的是他自己译的，有的是他朋友译的；后来又有人把他们译为德文、法文及其他各国的文字。

他以前曾到过英国，曾到过美国，但他的来与去，都不为一般社会所知。从得诺贝尔奖金的前后，他的生活却不能如此的自由了。他走一处，这一处的人便带着热忱欢迎他，要求他的思想上的赠品。如他到了英国，英国人便要他讲演；他的《生之实现》一部论文集，便是一九一三年夏天前后在英国讲的演说稿。英国人及爱尔兰人之欢迎他，较之本国内的任何文人都甚些。有的人甚至于伏在地上，吻他的足。以后他又到美国去，美国人欢迎他的盛况，也不下于英国人及爱尔兰人。他的《人格论》，即为那时在美国讲演的稿子。以后，他又到过日本，日本人敬奉他如神明，称他为“圣的泰戈尔”。日文的泰戈尔著作的译本与论泰戈尔生平的与思想的书，立刻出版了不少。他的《国家主义》的论文集，即为那时在日本的讲演集。

自一九一七年欧洲大战告终以后，世界上到处都弥漫着和平的新觉悟。泰戈尔的思想与精神益受各处求和平者的欢迎。他往来欧洲各地，为印度民族向英国政府求自由，又与世界的知识阶级的代表，如巴比塞(Barbusse)、罗素(Russel)、勃兰特(Brandes)诸人组织“光明团”发表宣言。后来又回到印度，定居在鲍尔甫(Bolpur)的和平之院里，又计划着把和平之院改组为

国际大学。他在他的国际大学宣言里说道：

“在现代，人类的地理上的区分，差不多已经消灭了。不但各种不同的部落，便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也都在生死的关头，不是创造新的生活，便不免沦于灭亡。在我们的前面，引起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全地球的统一的国家的创造。把各民族都发展开来，便各成为全世界的大结合的一分子，也像把各个人发展开，成为民族的一分子一样，这在现在，不已是可能么？

“所谓世界的大结合，是说把人类都团结起来，比现在一切的联盟团体，更为深切，更为坚固。这种结合应该以人的神性的出发点为基础。我们应该建筑一所世界的大殿，以供奉人类公共的神道。这种理想实现的第一步是在于使民族都表示他们的精神的主宰，但在猜忌和斗争支配一切的时候，这样的理想是不会达到的。所以我们应当创立人类相互交通的机关，以消灭各民族间的敌忾心。只有国际的大学，才配作为这一种交通的机关。因为在大学里，我们可以一块儿寻求真理；利用了几千百年来的人类遗产，一块儿研究学术；全世界的艺术家可以共同创作艺术品；科学家共同开发自然的秘密；哲学家共同解放人类的思想，圣人贤者共同实现人生的理想，他们干这些，不但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国家，也是为了全人类。

“气象学家曾经发明过一个真理，他们证明地面上的大气都是属于同一气层的，虽然各处的气候各不相同。我们可以同样的证明人类在精神生活上是全相一致的，虽然体

质可以各不相同。我们应该知道：所谓人类大结合，并不是把一切的民族都变成齐一，乃是说叫各种不同的民族互相协调的意思。在现时，似乎大家都已负着这重要的责任了。为了这个责任，我特在印度创立国际大学，我的意见，以为这是促进东西人类相互协调的最善方法。我打算邀请西方各国学者到这里来，住在印度生活中来研究印度的哲学，艺术，音乐，由印度学的专家指导他们。"

国际大学发起的原因是如此。和平之院本是由泰戈尔独力担任，丝毫不受英国政府的津贴。现在这个国际大学的经费也是如此。他把诺贝尔奖金捐给这座学校；他所有的著作上的报酬，也大都送给了它。

一九二一年，他又作欧洲之游。这时，他已被他们称为传道的大师。为战争所疲劳的德国人民，对于他所称道的东方生活与东方思想，尤为颂赞鼓吹。他在柏林及其他地方讲演了好几次，听的人都十分的拥挤。入场券所售得的款，都捐入他的国际大学。他讲演的台上，布了一个森林的景致。当他到郊外森林中游散时，已有数万人预先在那里等候他。他一到，欢呼之声大作，有许多人唱歌，还有许多小孩子手执鲜花到他面前跳舞。他在其他各地，所得到的待遇也是如此。最近出版的《创造的统一》(Creative Unity)一书，即是他在这时前后所做的论文集。

他到欧洲去，原抱有很大的志愿，他在一封信上说道：

"向来和平之泉都是源于东方，所以今日欧洲便不期而然的回面向着东方来了。欧洲好像一个在游戏中受伤的孩

子，现在他正离去众人，在找他的母亲呢。这样说来，东方怕不就是精神的人道主义的母亲——能舍她自己的生命与人的么？我们印度人还盲然不知欧洲人已在我们门前求救——还不知乘他们需要的时候，以人道主义与之；这真是一件可叹的事！”

但印度人虽不知道救欧洲人，而泰戈尔他自己则已开始到欧洲去做这种事业了。当他将倦游归来时，当他在盼望归期时，心里还忧愁着，踌躇着，想在欧洲至少再住上一年，以尽他的责任。

不过他究竟是一个诗人，——仅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对于传道的事业，他似乎不大适宜。他自己说道："当我向来在柏特玛大河的河心住居的时候，我不过是个抒情诗人，但自从移居和平之院后，我逐渐成了一个教师的模样了；这是非常危险的，我的真实的先知的资格，从此就要断送了。现在已是谁都向我请求教训，生怕有一天我不免要使他们失望呢。"所以他虽然很想尽他的在欧洲传布他的和平的福音的责任，而故乡的精灵，黄金彭加尔的景色，却时时在他心灵呼唤他回去；他虽然在欧洲受到一种极热忱的欢迎，极崇敬的待遇，而在他自己的心里，却反觉得彷徨与不安。下面的几封信，可以把他那时的情况充分的表白出：

“我在欧洲到处都受热切的欢迎，料想你是在报纸上看到了。我非常感谢欧洲人待我的好意，这是无疑的，可是，在我的心里，总像有些惶惑，——而且也几乎要暗暗地

叫苦。

“凡是群众的感情的表示，其中总有一大部分是不真实的。群众的表示，往往不免过度夸张，这只是由于群众心理中感情累积的结果。就像在一座广厅中所发的声音，因为有室内各处的回声混合其中，所以所听得的已全不是原来的声音了。群众的感情，大部分是相率附和而成。——这是非理性的，群众里边的各分子，都有根据自己的想象造成他自己的意见的自由。他们理想中的我，决不是真的我。我为了这个担忧，也为了我自己担忧。这使我对于我从前的隐居生活，不禁起无穷的恋念。被迫在别人的幻想所构成的世界里生活着，这委实是最烦厌的事了。我曾见许多人迫住了我，扯住我的衣裾，毕恭毕敬的向我衣裙亲吻——于是忧郁罩住了我的心了。我怎样才能使这些人相信我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并不是超出他们之上的，在他们中间也就有许多是值得我的尊敬的，我却又怎能使他们相信呢？

“可是我也知道在他们当中像我那样的诗人，是一个也没有。但用了这种的敬礼，来敬礼诗人，委实是不对的。诗人是在人生的筵席中司仪的；他所得的报酬就只是在一切筵席中都有他的份儿。假如诗人是成功了，他便被任为人类的永远的伴侣，——只是伴侣，却不是指导者呀。但要是我被盛名的恶戏所捉弄，被他们扛到神坛上去了，于是在人生的筵席里就没有我的座位了。”

“那种盛誉，实非我所能当；实不能不谓之无相当的时间而施与过骤呢。这就是我感着惊异，厌倦，——甚至忧闷

的缘故。我自思正如一个家畜的羔羊，只能居在屋角庭隅，以媚爱亲交友朋，倘若一旦厕身大庭广众之场，我便要觉得卑微，对群星告不敏了。”

“凡我所到的地方，不论德国或斯坎德那维亚半岛，都有一种热烈的爱恋，随着我，包围着我，这事，我想你一定想不到。我所欲的就是欲回到自己的人民里去——回到咒诅不绝的环境里去。我生长在那边，我工作在那边，我在那边给我的爱，所以我生命的收获在那边。即使得不到完全的偿报也不要紧，仅收获自己的成熟，已给我以莫大的偿报了。所以那边的田野似乎有一种呼声到我这里来，那边的日光是等候着我，那边的四季更替的季节是在问着我的归期。他们知道我的一生都在把我的梦的种子撒在那边。但是暮色已深沉的照在我的路上，我是倦了。我不欲得国人的赞美与责备。我只愿休息在星光的下面。”

他从欧洲回来之后，即休息于彭加尔鲍尔甫的和平之院的里边。他现在年龄已高，不大高兴出去，但远游之念却还未绝。明年三月间，林花烂发，山鸟奏歌之时，他大约会在我们中国的春光秀媚的地方出现。

他在晚年，很想逃避名誉，虽然名誉的石碑，已重重的压在他的身上。他自己说道："总有一天，我要从我自己的名誉中突围而出；因为虽然有这庞大而且日益增长的障壁，阻隔着，但是柏特玛河却仍旧在向我招呼呢。他仿佛向我说：'诗人，你在哪里?'于是我的心，我的灵魂都想去找寻那诗人。但是那诗人已

经是不容易找到了。因为一大群的人把荣誉堆满在他的身上，他被荣誉压在底下，已不能脱逃了。”

这是很可诧怪的，少年的作者总是努力向着名誉的山巅爬上去，他们虽不全以名誉为他们的太阳，为他们的活动力的源泉，而享受名誉的愉乐却至少是他们的成功的骄傲之一；至于已享盛名的作者，在饱餍了名誉的食品之后，却反渐渐的有些厌恶它了。名誉反成了压迫他们的重负，使他们不得不逃避。泰戈尔如此，托尔斯泰(leo Tolstoi)也是如此。

诗人的成功，即是诗人的寂寞；诗人的名誉，则如黑雾似的，使他不能找到他的自己。这即是泰戈尔所以眷恋柏特玛河上的自由生活而欲逃避出现在的名誉之墙的原因。

然而名誉究竟能逃避么？名誉如好花的清香，发麝鹿的芬芳，如秋晨的晴空，如春池的绿波，——不然，还比譬得不对，他们虽然如名誉一般，一附上去，便非待花枯了，鹿死了，白日终止，池水干竭之时不能消灭，但名誉的寿命，却较他们为更长更久。诗人的歌声虽有止歇之时，而诗人的歌，却终将永久的，永久的，在新的活泼的必再唱出来；诗人的形骸虽有时而长眠于青松绿萝之间，而诗人的名誉，却终将永久的，永久的，挂在千百代后的千万人的口中。

“你是谁，读者呀，在百年之后读我的诗者呀？

“我在这样的春天的繁富里，不能送给一朵花，不能送给前面云端的一缕金色。

“请开了你的门，向外望着。

“从你的百卉盛放的园中，收集百年以前的已灭之花的

芬香的回忆。

“在你心的愉乐里，也许你会觉得在一个春天的清晨歌唱着而送它的快活的声音度过百年的时间的那种活泼泼的愉乐。”

——《园丁集》第八十五首。

诗人的不朽，不朽的诗人。谁能逃避了这名誉的不朽的墙呢？灿烂的春光，年年是繁花似锦，绿柳如丝；静谧的秋空，年年是片云高挂，山色清幽；伟大的诗人泰戈尔的名誉也将如这样的春光与秋空，历千万年而不朽，而更新。人间的屋基不完全毁灭，他的名誉的墙是永远不能倒的，——虽然他自己是想逃避出这座墙。